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注疏卷二十五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郊特牲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
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
也祭帝弗用也注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為
貴也孕任子也易曰婦孕不育音義

膳市戰反犢音獨
孕餘證反慤苦角

反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注此因小說以

少為貴者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垂字之誤也音義繁步

干 反郊血大饗腥三獻燭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

也注血腥燭祭用氣音義燭本又作 燭夕廉反諸侯為賓灌用鬱

鬯灌用臭也大饗尚服脩而已矣注亦不饗味也此大

饗饗諸侯也音義灌本又作裸古喚反服丁 喚反鍛脯加薑桂曰服脩疏正義曰 此一節

論少小及薄味為貴各依文解之既以郊祭名篇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鄭氏以為天有六天丘郊各異今具載鄭義兼以王氏難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為至極之尊其體祗應是

一而鄭氏以為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為六天據其在上的體謂之天天為體稱故說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為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為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于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為天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天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大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帝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為二者

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云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為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鍾之等以為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與圜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為與圜丘又以帝嚳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注郊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鄭必知是魯禮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袞戴冕琮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圜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以明禘大於郊又爾雅

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園丘故以園丘為禘也園丘
比郊則園丘為大祭法云禘饗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
迎氣則郊為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
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為大故亦稱禘
也以爾雅唯云禘為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后稷配天
見於周頌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以饗配
園丘詩頌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
之帝有勤功用故詩人頌之饗是周之遠祖為周無功
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故詩無歌頌或可詩本
亦有也但後來遺落故正考甫得商之遺頌十二篇至
孔子之時唯五篇而已以此言之明詩有遺落也皇氏
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園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
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為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禘
為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為常祭九也凡祭天其服皆
大裘周禮司服文其尸服亦大裘故節服氏云郊祀裘
冕送迎尸是也其樂除園丘所用園鐘為宮之外皆奏

黃鐘歌大呂舞雲門故大司樂云乃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注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是也其玉園立用蒼璧夏正郊天用四圭有邸其五時迎氣東方用青圭南方用赤璋西方用白琥北方用玄璜其中央無文先師以為亦用黃琮熊氏以為亦用赤璋鄭注宗伯云璧園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月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其牲幣各放其玉之色祭天色玄而用蒼犢者但天色雖玄遠望則蒼取其遠色故用蒼也其祭天之器則用陶甒陶瓦器以薦菹醢之屬故詩生民之篇述后稷郊天云于豆于登注云木曰豆瓦曰登是用薦物也甒酌獻酒故詩大雅美公劉云酌之用甒注云儉以質祭天尚質故酌以用甒為尊皇氏云祭天用宗廟犧尊皇氏又云祭天既用犧尊其陶甒者其盛牲牢之器今案陶甒所用如上所陳而皇氏以甒為盛牲之器義

無此理其說非也其祭天之處冬至則祭於圜丘圜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故魏氏之有天下營委粟山為圜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者其五時迎氣則在四郊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云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司馬法百里遠郊鄭注書序云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謂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天之郊去國皆云祭帝於南郊就陽位是也其雩祭五天帝亦於國城南故鄭注論語云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其丙己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圜丘之祭崔氏云其初先燔柴及牲玉於丘訖次乃埽丘下而設正祭若夏正及五郊初則燔柴及牲玉於壇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次則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故禮器云至敬

不壇埽地而祭是也其所配之人虞夏商周用人各異
文具祭法園丘之祭周人則以饗配之祭法禘饗是也
其感生之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
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
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
宗崔氏云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
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
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其祭天之
樂皆用雷鼓故鼓人云以雷鼓鼓神祀是也其園丘之
祭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
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
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次乃奏園鐘
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之神為尊故有再降之禮次
則埽地而設正祭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其在先燔者
亦蒼璧也次則以豆薦血腥祭天無裸故鄭注小宰云
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然則祭

天唯七獻也故鄭注周禮云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則鬯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孰王酌盞齊以獻是為三獻也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泛齊是為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醴齊以獻是為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為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之樂唯燔柴升煙一降神而已王朝踐獻以醴齊宗伯亞獻以盞齊次饋孰王獻以醴齊宗伯又獻以沈齊尸食訖王獻以朝踐之醴齊宗伯獻以饋孰之沈齊諸臣為賓長亦獻以沈齊不入正數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之帝同但用二齊醴盞而已諸臣終獻以盞齊從上至此皆皇氏所說皇氏以

圜丘之祭賓長終獻不取沈齊而取泛者以禮運約之
沈齊當在堂丘下不可用之故更上取泛齊祭禮運沈
齊在廟堂之下尚得酌之升堂以獻又皇氏祭感生帝
及五時迎氣沈齊亦在壇下賓長皆得用之升壇以獻
何為圜丘沈齊獨不可用乎若以圜丘高遠不可下取
沈齊凡齊泛醴為尊盎醴為卑賓長終獻祇可以次用
醴齊何得反用泛齊乎今謂圜丘賓長之獻用沈齊也
以其賓長是臣助祭終獻遠下於君故從丘下酌沈齊
又崔氏云以清酒酢王昔酒酢后案司尊彝云皆有蠶
諸臣之所酢也鄭注云酌蠶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
共尊蠶盛三酒唯云諸臣所酢不云酢王酢后崔氏所
說於義疑也皇氏於此經之首廣解天地百神用樂委
曲及諸雜禮制繁而不要非此經所須又隨事曲解無
所憑據今皆略而不載其必有所須者皆於本經所須
處各隨而解之他皆倣此熊氏云四時迎氣及諸神小
祀等並有降神之樂則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下降神

正祭同用其樂亦是一義也然此郊特牲以下至至尊以就卑文承禮器之下覆說以少為貴之事郊所以用特牲者郊謂於南郊祭感生之帝但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又召誥云用牲於郊牛二是也然祭天初有燔燎後有正祭皆須有牲故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焉郊惟特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為分牲體供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而月令郊禘用大牢者彼是求子之祭不與常祭同故不用犢我將祀文王於明堂經云維羊維牛者據文武配祭得用大牢也若孔安國之義后稷配天亦用大牢故召誥云后稷賤於天有羊豕黍稷人云釁積共其羊牲注云積積柴則祭天用羊者熊氏云謂祭日月以下故燔燎用羊也祭日月以下既用羊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鄭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然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又

禮緯云六宗五嶽四瀆之牛角尺則日月以下之祀皆用牛者蓋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王親祭則用牛故小司徒注云玄冕所祭據王親祭也此郊特牲指用而言故下文云用騂犢故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以此約之夏殷以上祭感生之帝各用其正之色其迎五方之帝其牲上已備陳帝牛稷牛其牲雖異其色宜同凡配祭之人牲與天同色也其四月大雩九月大饗其天及配人其牲各依當方之色其文武汎配則用大牢其牲色無文周人尚赤當用騂也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大微五帝用玄牡者彼謂告祭也其四鎮五嶽之等各用當方之色故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若尊常山川時祭以下則用純物不隨四方之色若國外表貉磔禳之等則用雜色故牧人云凡特祀之牲則用牲物凡外望毀事用羗可也其常祀之牲則皆用牲祈禱之祭或用牝唯孟春禁之故月令孟春犧牲無用牝

其日月以下及五祀之等常祀用羊王親祭則用牛具
如前說而社稷大牢者社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功
及於人人賴其功故以大牢報祭其牲則黝色牧人云
陰祀用黝牲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則神州亦
用黝牲也其崑崙地祇用黃犢故大宗伯黃琮禮地牲
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其社稷與神州其樂用大蕤與
應鐘故大司樂云乃奏大蕤歌應鐘以祭地祇注云謂
神州之神及社稷其玉神州則用兩圭有邸其社稷無
文崔氏云玉當與神州同用兩圭有邸以四望亦用兩
圭故也其服社稷則絺冕神州與崑崙服無明文崔氏
云用大裘為崑崙之神玉則用黃琮鄭注宗伯琮八方
象地其樂則用函鐘為宮故大司樂云凡樂函鐘為宮
大蕤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
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是也其夏至
祭方澤之禮齊酒獻數與園丘同其神州獻數與夏至
郊天同而社稷之祭專用大瓦壘三獻文具崔氏義宗

於此煩而不錄也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謂天子巡守至諸侯之國諸侯致膳於天子則用犢也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謂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用大牢熊氏云大牢者則掌客云殷膳大牢非是殮積饗餼之等皇氏云此直云大牢則總包饗餼殮積之等雖牢數多少有異皆用大牢今謂此經說以小為貴天子少而諸侯多又膳文與殷膳同則熊氏皇氏未知孰是也貴誠之義也釋郊所以用特牲天子所以膳用犢之意郊之特牲亦是犢也貴此犢未有牝牡之情貴其誠慤之心故云貴誠之義也然社稷及諸侯大牢非是貴誠而載之者言社稷大牢以明郊用特牲言諸侯大牢以明天子用犢顯其貴誠也不取大牢之意故天子姓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天子尊極貴其誠慤之心故因上起下之辭是以云故大路至五就者因貴誠重小故說以少為貴也大路殷祭天車也用以祭天故曰大路五乘一成曰就天質慤故止一就也故明堂位云大路殷

路是也先路三就者先路亦殷路也殷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為先先相次為言對次故稱先也每加以兩大路一先路三也次路故五就也郊血至臭也者因貴少更說不貴味也所進血腥如禮器中說崔氏云周禮之法郊天燔柴為始宗廟以裸地為始社稷以血為始小祀鬯辜為始此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者謂正祭之時薦於尸坐之前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者此解郊血義血氣也夫熟食有味味者為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褻近故用血也用血是貴氣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而宗廟敬降於天故用腥腥稍近味社又降於宗廟故用燔燔又稍近味諸侯至己矣者此一經亦明貴氣義也諸侯為賓灌用鬱鬯者灌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享竟然後天子以鬱鬯酒灌之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諸子諸男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

裸不酢鄭注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裸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再裸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裸而酢者裸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也禮子男一裸不酢者裸賓而已不酢王也灌用臭也者覆說諸侯為賓灌用鬱鬯之意鬱鬯是臭故云灌用臭也此亦明貴氣之禮大饗尚服脩而已矣者謂諸侯行朝享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食之也若上公則三饗三食三燕若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若子男則壹饗壹食壹燕也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其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饌于時先薦服脩於筵前然後始設餘饌故云尚服脩而已矣此亦明不饗味之義也注正義曰易曰婦孕不育者易漸卦九三爻辭云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案漸卦艮下巽上九三上與九五互體為離離為火腹孕之象也又互體為坎坎為丈夫坎為水水流而去是夫征不復也夫既不復則婦人之道顛覆故孕而不育引之者證經孕是懷任之意

也禮器至誤也者今此經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是節級相降以三案禮器大路一就次路七就無先路之文若以先路為三則於次路七就非加兩之差若以先為五則於大路一就又非加兩之差故知此經次路五就為是禮器云次路七就為誤也此大至侯也者以文承上大饗腥之下上大饗謂禘祭恐此大饗者亦是禘祭故云饗諸侯也必知饗諸侯者以此經前云諸侯為賓下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皆論待諸侯之事故以為饗諸侯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注言諸侯相饗獻酢禮敵也音

義重直龍反下注同酢才各反

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

就卑也注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賓賓

為尊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音義

介音界注同單音丹

下文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尊卑之席各依文解之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賓賓主禮敵故主君設

三重之席而受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者此謂諸侯遣卿來聘卿禮三獻其副既是

大夫與卿為介謂之三獻之介此介是大夫大夫席雖再重今為介降一席祇合專席主君若受此介之酢爵

雖是諸侯合三重之席必徹去重席單席而受此介之酢爵焉所以然者降諸侯之尊以就介之卑故也注正

義曰知非諸侯朝天子天子饗之而云諸侯相饗者以經云君三重席而酢三重席是諸侯之禮而又稱君故

知諸侯相饗也案周禮司几筵諸侯莞筵紛純加緹席畫純止有二席得為三重者皇氏云三重者有四席為

三重謂鋪莞筵三上加緹席一熊氏以為席之重數異於棺也三重止三席也云獻酢禮敵也者以賓與主人

俱是諸侯並有三重之席無所降下對下三獻之介君
專席而酢降尊就卑之義是尊卑不敵也故此云獻酢
禮敵也三獻卿大夫者以五等諸侯有九獻七獻五獻
故五等諸侯之卿皆三獻也大夫卿之總號若春秋之
時則與此禮有異若大國之卿則禮同子男故昭元年
鄭人饗趙孟具五獻籩豆杜元凱注云朝聘之制大國
之卿五獻其侯伯次國其卿與大國大夫同故昭六年
季武子如晉晉人享之武子辭云下臣得貺不過三獻
杜云大夫三獻是也云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賓賓
為尊敬者案燕禮記云若以四方之賓燕賓為尊敬席
於阼階之西北而其介為賓注云主國君饗而親進醴
于賓今燕又宜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
辭讓欲以臣禮燕為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
言尊敬者賓賓主國所宜敬如鄭此言則燕時賓為尊
敬饗時則否今此注云饗燕之賓為尊敬連言饗者因
燕而連言饗其實饗時賓自為賓不為尊敬也案燕禮

注介門西北面西上公降迎上介以為賓揖讓升乃命宰夫為主人獻賓於西階上其有媵爵羣臣入即位如燕禮案禮主人與賓俱升自西階主人酌於賓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賓就筵祭酒西階上卒爵賓酢主人主人於賓右北面受酢此是使宰夫為主人與賓客相獻之禮據燕禮之文唯有賓酢主人無賓酢主君之禮今此主君專席而受賓酢者案燕禮無賓酢公禮至於說屨升堂坐之後賓降洗升媵觚于公公受賓爵飲以賜下此云受酢蓋謂此也或可燕已臣子賓不酢公若與鄰國賓燕以介為賓賓得酢公也但禮不具耳皇氏以介為賓宰夫為主人賓與主人席於西階上主人在東賓在西俱北面又席主君於堂中南面今案鄭注燕禮主君迎上介為賓宰夫為主人獻賓之後如燕禮如是則事事如燕禮案燕禮筵賓于戶西南面席公司于阼階上西面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燕禮席位分明如此而皇氏乃云主人與賓

俱席西階上北面主君堂中
南面未審何為馮據而知之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
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
一也而食嘗無樂注言義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此

禘當為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夏禘音義

饗禘音藥
下春禘同

食音嗣夏
戶嫁反

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

聲陽也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饗禘食嘗有樂無樂之異
饗禘有樂者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

也以其在陽時故有樂而食嘗無樂者食謂秋食耆老
嘗謂秋祭宗廟以其在陰時故無樂陰陽之義也者無

樂為陰有樂為陽故云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者此覆釋上文饗有樂而食無樂之義以飲饗清虛養陽氣故有樂而食是體質養陰氣故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者老者此明饗禘在春為陽食嘗在秋為陰也其義一也者禘之與嘗俱是追慕饗之與食同是賞功其事無殊故云一也而食嘗無樂者文承秋食者老之下以秋是陰時故云食嘗無樂重結之也舉食嘗無樂亦應重結饗禘有樂不言者略可知也飲養陽氣也故有樂者更覆釋上文飲養陽氣饗有樂也食養陰氣也故無聲者覆釋上文食養陰氣故無樂也凡聲陽也者釋所以饗有樂食無樂凡聲是陽也陽時為饗故有樂陰時為食故無樂也注正義曰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云春曰禘今云春曰禘故知禘當為禘此經所論謂夏殷禮也熊氏云此夏殷禮秋嘗無樂而下文云殷人先求諸陽則秋嘗亦有樂者謂殷人春夏祭時有樂秋冬即

無也舉春見夏舉秋見冬也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案王制夏后氏養老以饗禮則夏家養老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不作樂無春饗之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則周人養老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春合舞秋合聲下云養老之禮遂發咏焉登歌清廟是秋時養老亦用樂也皇氏云春是生養之時故饗孤子取長養之義秋是成孰之時故食耆老取老成之義熊氏云春饗孤子亦饗耆老秋食耆老亦食孤子而皇氏云此既破禘為禴故於祭統春禘秋嘗不復更破從此可知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

注水土之品言非人常所食音義奇居宜反下不敢用

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注旦當為神篆

字之誤也音義

褻息列反旦音神
出注篆直轉反

䟽

正義曰此一節論
鼎俎籩豆所法陰

陽之事鼎俎奇者以其盛牲體牲體動物動物屬陽故
其數奇籩豆偶者其實兼有植物植物屬陰故其數偶
故云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者謂籩豆所
充實之物皆是水土所生品類非人所常食也不敢用
褻味而貴多品者覆釋籩豆所以用水土品族之意言
不敢用褻美食味而貴重衆多品族也何意如此所以
交接神明之義也神道與人既異故不敢用人之食味
神以多大為功故貴多品鼎俎奇者案聘禮牛一羊二
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也是鼎九
其數奇也又有陪鼎腳一也臠二也臠三也亦其數奇
也正鼎九鼎別一俎俎亦九也又少牢陳五鼎羊一豕
二膚三魚四腊五其腸胃從羊五鼎五俎又所俎一非

是正俎也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三俎
所俎一非正俎不在數是皆鼎俎奇也有司徹陳六俎
者尸及侑俎主人主婦各一俎其餘二俎者司馬以一
俎羞羊肉湆其一俎司士羞豕肉湆此二者益肉之俎
也此云鼎俎奇者謂一處並陳又籩豆偶者案掌客云
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
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
大夫六案禮籩與豆同是籩豆偶也鄉飲酒義六十者
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而奇數者彼是年齒相
次非正豆也士喪禮注小斂一豆一籩者降於大斂又
不同於吉故也籩人饋食之籩棗栗桃乾榛榛實凡有
五物似五籩者熊氏云乾榛之中有桃諸梅諸則為六
物實六籩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注賓朝聘者易和說

也音義

易以致反注同朝直遙反下注朝覲朝服同

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

之注美此禮也音義

闋苦穴反止也婁力佳反本又作屢

奠酬而工升歌

發德也注以詩之義發明賓主之德歌者在上匏竹在

下貴人聲也注匏笙也音義

匏步交反竹箎笛也

樂由陽來者也

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注得得其所疏

正義曰此

一節論朝聘之賓及己之臣子有王事勞者設燕饗之禮奏樂之節各依文解之饗禮既亡無可憑據今約大射及燕禮解其奏樂及樂闋之節案大射禮主人納賓是己之臣子又無王事之勞故賓入不奏肆夏賓入及庭公升即席乃奏肆夏於是主人引賓升主人酌獻賓賓拜受爵坐啐酒拜告旨樂闋賓飲卒酒酢主人主人

受酢畢主人盥洗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公飲卒
爵拜主人答拜樂闋主人洗爵受酢於公主人受酢畢
主人又盥洗勝觚于賓所謂酬也主人飲畢酌以酬賓
賓筵前受酬奠于薦東不舉下大夫二人於阼階下媵
爵于公公取一大夫所媵爵以立飲卒爵酬賓賓受爵
請旅大夫公許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受旅爵畢
主人洗獻卿于西階上獻卿徧又二大夫媵爵于公公
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大夫受
旅畢主人又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受獻畢乃席
工升歌歌鹿鳴三終主人獻工乃管新宮此是大射賓
入門至工升歌之禮也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
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
夏公卒爵而樂闋鄭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
樂此是已之臣子有王事之勞賓及庭而奏肆夏也其
餘與大射禮同以大射禮燕禮而言此云賓入大門謂
朝聘之賓行朝聘既畢燕饗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也

饗則大門是廟門也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者樂主和
易今奏此肆夏大樂者示主人和易嚴敬於賓也卒爵
而樂闕者賓至庭樂作及至主人獻爵賓受爵啐酒拜
告旨而樂止賓飲訖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而
樂作公飲卒爵而樂止是卒爵而樂闕也此卒爵謂兼
賓及主君也依大射禮主人受酢不作樂若其饗時主
君親獻賓賓親酢主君賓主俱作樂也孔子屢歎之者
孔子見禮入門而縣興卒爵而樂闕屢數也數數歎美
此禮善其和易恭敬之義奠酬而工升歌者據大射禮
獻卿之後大夫媵解於公所謂酬也公奠置此酬而未
舉於時工升歌也或可饗時主君親酬賓賓初奠酬薦
束於時即工升歌也大射與燕禮異也發德也者所以
奠酬升歌歌詠其詩發明賓主之德案燕禮記賓及庭
奏肆夏此入大門即奏肆夏者熊氏云燕禮燕己之臣
子此謂朝聘之賓故入即奏肆夏也皇氏云鐘師奏九
夏一曰王夏大司樂云王出入所奏二曰肆夏大司樂

云尸出入所奏三曰昭夏大司樂云牲出入所奏也四曰納夏注云四方賓來所奏也五曰章夏注云臣有功所奏也六曰齊夏注云夫人祭所奏也七曰族夏注云族人侍所奏也八曰陔夏注云客醉出所奏也九曰鶩夏注云公出入所奏也皇氏又云襄四年左氏傳云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文王大明繇兩君相見之樂也燕禮歌鹿鳴合鄉樂凡合樂降於升歌一等王饗燕元臣升歌三夏三夏即頌合樂降一等即合大雅也元侯自相饗亦歌頌合大雅故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歌清廟是也侯伯子男相見既歌文王合鹿鳴也準約元侯則天子饗燕侯伯子男亦歌文王合鹿鳴也諸侯燕臣子歌鹿鳴合鄉樂燕禮是其天子燕在朝臣子之歌鹿鳴合鄉樂故鄭作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是也升歌合樂所以異者案御飲酒禮及燕禮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奏訖乃間歌魚麗笙由庚

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歌訖乃合
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間者謂
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此
其所以異也皇氏云此經卒爵樂闋之義主人受酢之
時作樂今案大射禮宰夫為主人受酢之時不作樂皇
氏說非也皇氏又云卒爵而樂闋作樂三闋也一是賓
飲畢樂闋也二是主人受酢飲畢樂闋也三是賓奠酬
之後工升歌畢將旅酬之時樂闋也今案此經初云入
閒而奏肆夏次云卒爵而樂闋下云奠酬而工升歌所
陳之事依先後次第則樂闋之中不得并數奠酬升歌
樂闋也且工升歌之後則有笙入奏南陔之等及間歌
合樂無樂闋之文何得卒爵樂闋之中數之為三闋皇
氏非也案鐘師九夏皆夏文在下而南本納夏獨夏又
在上其義疑也皇氏云天子燕饗己之臣子與燕合諸
侯同歌文王合鹿鳴今案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
聘問之賓歌鹿鳴合鄉樂皇說非也歌者在上匏竹在

下貴人聲也者解所以不升堂之義也匏笙也竹箎笛也歌是人聲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匏竹可賤故在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樂由至物得者此因上有賓主禮樂之事遂說禮樂之義樂由陽來者也者此明樂也陽天也天氣化故作樂象之樂以氣為化是樂由陽來者也氣化謂五聲八音也禮由陰作者也者陰地也地以形生故制禮象之禮以形為教是禮由陰作也形教謂尊卑大小拜伏之事也陰陽和而萬物得者和猶合也得謂各得其所也若禮樂由於天地天地與之和合則萬物得其所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注旅衆

也邇近也音義

別彼列反下注無別同

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

之以和居參之也注鐘金也獻金為作器鐘其大者以

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音義

為作于偽反
下文為君同

虎豹之皮

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音義

往皇如字
徐于況反
疏此正義曰

明朝聘貨賄庭實之物旅幣無方者旅衆也幣庭實也衆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故云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者五方各殊所出有異所以分別土地所分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者邇近也六服有遠近或嬪或貨所貢之屬各有期也邇為前列先知也者此即旅幣無方之事也邇是靈知之物陳之於庭則列邇最在前故云先知也以鐘次之者鐘金也陳金則次於邇後也不謂之為金而謂之為鐘者貴金以供王之鑄器器之大者莫大於鐘故言以鐘次之也以和居參之也者解以金次龜義也金性柔和從時變革也金列庭實前邇後皮帛以金參厠居龜帛之中間故云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者釋庭實有皮義也虎豹是威猛之獸今得

其皮來列在王庭是表示君臣之德能服四方之威猛者也東帛加璧往德也者解享用東帛帛上加璧之義也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東帛或錦繡黼黻之上是以表往歸於德故也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南本及定本皆作往德北本為任德熊氏云任用德恐非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

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音義

燎力妙反徐力吊反僭子念反後同

大夫之

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注僭諸侯趙文子晉大夫名

武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夷王以下總論朝聘失禮之事各隨文解之庭燎之百者謂於庭中設火以照

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名火為庭燎也禮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齊桓公是諸侯而僭用百後世

襲之是失禮從齊桓公為始注正義曰公蓋五十者此數出大戴禮也但崇翺問引大戴禮也何以言蓋沈闕對曰言蓋無別意猶如禮運云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亦無別意百者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共一束也案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是諸侯之禮今文子亦奏之故云僭諸侯此謂納賓樂也若登歌下管正樂則天子用三夏以饗元侯元侯相饗亦得用之周禮九夏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其陔夏卿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酒客醉而出奏陔夏但非堂上正樂所用也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注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

有私見音義

覲大力反下同使色更反見賢遍反下同

不敢私覲所以致敬

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注非其與君無別為

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注私覲是外交也疏曰此

一節論大夫從君朝覲行私覲非禮之事朝覲大夫之
私覲非禮也者朝覲謂君親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
從君而行輒行私覲是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
信也者既從君而行不可私覲若專使而出則可為之
故云大夫執圭而使謂受命執圭專使鄰國得行私覲
所以申己之誠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者覆明從
君而行不敢行私覲所以致敬於己君也而庭實私覲
何為乎諸侯之庭者當周衰之後有臣從君而私設庭
實私覲於主國之庭作記者譏之庭實私覲何得為乎
諸侯之庭譏其與君無別也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
君也者解所以從君而行不敢私覲之意為人之臣既
無外交唯專一事君既從君而行不敢貳心於他君所

以不行私覲之禮注正義曰紫聘禮臣出使有私覲今云私覲非禮也故知從君行也且經朝覲是君親行之事云以君命聘則有私見者解經文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約聘禮有私覲故云以君命聘則有私見也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注其饗君由強且富也大夫強而

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注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

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

公季友以君命鳩牙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也音義慶父音甫

鳩直陰反弑音試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

階不敢有其室也注明饗君非禮也音義升自阼才路反本又作升

自詐階

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注正君臣也下堂而

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注夷王周康王之

玄孫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疏

正義曰大夫富強專制於

君名君而饗之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者大夫強盛則干國亂紀而君能殺之是銷絕惡源得其義也由三桓始也者從三桓以後有能誅殺強臣由三桓而來故云由三桓始也案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若春朝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熊氏云春夏受三饗之時乃有迎法義或然也故齊僕云各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注云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是也由夷王以下者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自此以後或有然故云以下注正義曰案春秋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弟是桓公

子也云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者案莊公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源仲公羊云辟內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何休云公病問後於牙對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牙欲立慶父是脅公也云季友以君命鳩牙者案莊三十二年左傳云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是也然慶父弑二君者莊公三十二年左氏云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冬十月巳未共仲使圉人葦賊子般于黨氏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是弑二君也云又死也者案左氏云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慶父又死也案三桓之前齊有公孫無知作亂衛有州吁宋有長萬皆以強盛被殺而云由三桓始者熊氏云據魯而言猶如論語云十世五

世希不失矣三桓之後若襄仲季孫意如雖強君不能
殺據時有能殺者言之然此經注並公羊文以左氏傳
為解耳明饗君非禮也者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
適其臣升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臣既不敢為主明饗
君非禮結上文也春秋之時則有諸侯饗天子故莊二
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亂世非正法也夷王
者紮世本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
生懿王懿王崩弟孝王立孝王崩懿王大子燮立是為
夷王懿王是康王之元孫夷王
是懿王之子故云元孫之子也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
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注言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
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

路殷天子禮也音義

縣音元注及下同錫音陽注同盾本亦作楯純尹反又音尹傳音附

背補佩反

臺門而旅樹反玷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注言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

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

以簾士以帷反玷反爵之玷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

君既獻於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繡讀為

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褱褱黼領也

音義

玷丁念反繡依注作綃音消注中綃字亦同黼音甫簾音廡於反爵焉本或作賓反爵焉領緣移絹

反繒似陵
反褻音博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

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注言僭所

由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

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注言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

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疏正義

曰此一節總論諸侯及大夫奢僭強盛之事各依文解

之諸侯之宮縣者諸侯唯合軒縣今乃有宮縣又諸侯

祭用時王牲今用白牡又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又諸

侯得舞大武故詩云方將萬舞宣八年萬入去籥是也

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今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

諸侯合乘時王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並是諸侯僭禮

也臺門至禮也者此一節明大夫僭諸侯禮臺門者兩邊起土為臺臺上架屋曰臺門而旅樹者旅道也樹立也人君當門道立屏蔽內外為敬也反坫者反爵之坫也若兩君相享則設尊兩楹間坫在尊南坫以土為之繡黼丹朱中衣者綃繒也黼刺繒為黼文也丹朱赤色謂染繒為赤色也中衣謂以素為冕服之裏衣猶今中衣單也大夫之僭禮也者自臺門以下於時大夫皆有此事故言僭禮也於此相貴以等者謂臣下不畏懼於君而擅相尊貴以等列故庾云擅相封爵也相覲以貨者大夫私相覲以貨賄不辟君注正義曰案小胥天子宮縣案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又明堂位云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擊玉磬則臯陶謨云鳴球是也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其祭統明堂所云皆天子禮樂特賜周公故云皆天子之禮魯唯文王周公廟而得用之若用於他廟則為僭也若他國諸侯非二王之後祀受命之君而用之

皆為僭也云錫傳其背如龜也者詩云鏤錫謂以金飾之則此錫亦以金飾也謂用金琢傳其盾背盾背外高龜背亦外高故云如龜也蓋見漢禮然也白牡是殷之正色大路與白牡同文故知白牡大路是殷天子之禮也旅道也所行處故以為道也云屏謂之樹釋宮文引管氏樹塞門者據經旅樹之義云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者禮緯文南本及定本皆然或云大夫以帷士以簾誤也云反坫反爵之坫也者以明堂云反坫出尊則坫為尊而設故知反坫反爵也以言出尊故云蓋在尊南也鄉飲酒是卿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故其坫在兩楹間云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反爵焉者案論語云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故知兩君相見也彼注云其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故云主君既獻於反爵焉謂於此坫上而反爵焉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

玷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玷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玷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玷上也而論語注酌畢各反爵於玷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云飲畢或可初酌之時則奠於玷與鄉飲酒禮異也義有疑故具存焉云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者中衣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以素為之繡黼為領丹朱為緣云繡讀為綃綃繡綺屬以魯詩既為綃字又五色備曰綃白與黑曰黼黼不得共為一物故以繡為綃也謂於綃上而刺黼文也引詩云素衣朱綃者證以繡為綃又引詩素衣朱褌者證黼領也案釋器黼領謂之褌故云褌黼領也案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此素衣是絲當為冕及爵弁之中衣禮朝燕之服皆以布為之皇氏云此素為中衣兼為朝燕服之中衣非也案禮公之孤四命則爵弁自祭也則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則中衣得用

素但不得用緇黼為領丹朱為緣耳熊氏云此云大夫
僭謂非四命大夫而著素衣為僭今為四命得著素衣
但以緇黼丹朱猶為僭也其大夫士助祭於君服爵弁
以上雖中衣用素亦不得用緇黼丹朱以為領緣以其
是諸侯之服故唐詩揚之水刺晉昭公微弱云素衣朱
緇從子于鵠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為諸侯也知魯
得立文王廟者案襄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
禮也注云周廟謂文王廟也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
而文三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
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
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
故異義禮戴引此郊特牲云又匡衡說走庶不敢薦其
禩下士諸侯不得專祖於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
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
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
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為大夫所食

采地亦自立所出宗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
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慎謹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
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
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鄭氏無駁與許慎同也其王
子母弟無大功德不得出封食采畿內賢於餘者亦得
采地之中立祖王廟故都宗人家宗人皆為都家祭所
出祖王之廟也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注過之遠

難法也二或為三音義

過古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王者
卦反立二王後尊賢之事天

子存二代者天子繼世而立子孫以不肖滅亡見在子
孫又無功德仍須存之所以存二王之後者猶尚尊其
往昔之賢所取法象尊賢不過二代者所以尊賢之事
取其法象但代異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今則

不可盡行故所尊之賢不過取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
為法也案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
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
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案云治魯詩
丞相韋元成治易施掣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
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而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
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
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
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如鄭此言公羊自
據二王之後左氏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能氏云周之
三恪越少昊高辛遠存黃帝者取其制作之人故
易繫辭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義當然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注寓寄也寄公之

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寓或為託音義

寓音遇 䟽正義曰
此一節

論寄公之子為臣之事注正義曰紫喪服傳云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為失地也諸侯不臣者不敵以寄公為臣也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注答對也音

義鄉許亮反下君南鄉同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注辟國君也音

義辟音避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臣辟正君之事諸侯則稽首於天子大夫則稽首於諸侯皆

盡其臣禮以事君今大夫家臣於大夫之處拜時不為稽首非是尊敬此家臣不令稽首所以不稽首者以辟國之正君臣於國君已皆稽首今大夫之臣又稽首於大夫之君便是一國兩君故云以辟君也大夫得稽首於

於諸侯不辟天子者謂諸侯有大功德出封
畿外專有其國故大夫得專盡臣禮事之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注不面

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

之復逆也疏

正義曰此經論君尊大夫之事大夫有獻弗親者謂大夫有物獻君使人獻之不親

來獻君有賜不面拜者謂君有物賜大夫大夫不面自來拜所以然者恐為君之答已故不自來不報而去注正義曰案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皆無大夫之文即此小臣所掌孤卿中兼之故鄭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也

鄉人禡注禡強鬼也謂時雛索室毆疫逐強鬼也禡或

為獻或為儼音義

楊音傷鬼名也強其丈反難乃多反下同本又作儼索色百反下文注皆

同毆又作驅同起居反

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注神依人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孔子存神之事鄉人楊者庾云楊是強鬼之名謂鄉人驅逐此強鬼孔子則身著朝服

立于阼階之上所以然者於時驅逐強鬼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注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注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女子

設悅音義

孤音胡悅始銳反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歎美祭廟擇士之射必使容體合樂故云射

之以樂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容相應何以射者言何以能使射與樂節相應故各善其兩事相應故鄭注射義云何以言其難也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孤之義也者孔子既美射之與樂相應又論射之不可不習為士之法理合能射今使之射若其不能便是乖於為士之義則當辭以疾病縣孤之義也者以男子初生縣孤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今士亦有射道以其疾病而不能與男子初生縣孤相似故云縣孤之義也注正義曰案內則云子生男子設孤於門左女子設悅於門右男子所以設孤者示其有射道所以縣之者以其未能也長大不得不能故辭以疾也

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注

居讀為姬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齊者止樂

而二日擊鼓則是成一日齊也音義

齊本又作齋同側皆反後放此何居

音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祭之失禮之事祭前宜齊而專一不得伐鼓也凡祭必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不樂

不弔致齊三日專其一心用以祭祀猶恐為敬不足故云猶恐不敬也于時祭者在致齊三日之中而二日伐鼓使祭者情散意逸以違禮故譏而問之三日伐鼓何姬姬是語助之辭也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禘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注禘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

大朝市宜於市之東徧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
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

夫販婦為主音義

繹音亦祊百彭反賈音古販甫萬反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魯失禮之事

繹之於庫門內者繹祭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者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之於西方者朝市謂朝時而市當於市內東方謂市內近東也今乃於市內西方失之矣者言此三事皆違於禮故言失之矣注正義曰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者下文索祭祝于祊是為祭設故當在廟門外又釋宮云門謂之祊孫炎云謂廟門外又引詩云祝祭于祊故知廟門也知廟門外者禮器云為祊乎外故知在外也以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故知在廟門外之西室云繹又於其堂者祊是求神之名

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云繹又於其堂云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者祊於室內求神繹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故云二者同時案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釋者云繹又祭詩絲衣云繹賓尸但有繹名而無祊稱是大名曰繹云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者案儀禮有司徹是上大夫儋尸也但於堂上獻尸獻侑全無室中之事又絲衣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下云兜觥其觥旨酒思柔是接尸也故知祭神禮簡事尸禮大天子諸侯謂之為繹在祭之明日於廟門外西室及堂而行禮也上大夫曰儋尸與祭同日於廟堂之上而行禮也下大夫及士雖有獻尸及賓等相酬酢行禮於廟之事不謂之儋尸也引周禮大市日側而市以下皆周禮司市文日中百族為主者注云百族必容來去商賈為主謂商賈家在於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賈凡日中朝夕百族商賈及販夫販婦皆言為主者據其多耳皇氏以為日側日將中而未中猶在東側故鄭注彼云

日昃映
中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注

牆謂之墉北墉社內北牆音義

庸本亦作墉音容

日用甲用日

之始也注國中之神莫貴於社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

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注大社王為羣姓所立音義

大音太下

文注大社大王大廟大古大王皆同為于偽反下文為社為焚皆同

是故喪國之社屋之

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絕其陽通其陰而

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音義

喪息浪反薄本又作亳步各反牖音酉

社

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注中霤亦土神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築盛所以報本反始也注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為里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羨也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

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轂一乘乘或為鄰音義

乘時證反注同

又徒徧反共音恭築音資甸徒練反又繩證反

疏

正義曰此一節總論社神之義無明所祭之禮社祭土而

主陰氣也者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者墉墻也社既主陰陰宜在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墻下而南鄉祭之是對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者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者是解社不屋義也達通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為屋以受霜露風雨霜露風雨至是天地氣通也故云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猶喪國社者謂周立殷社也立以為戒不生成天是生法其喪國社無生義故屋隔之令不受天之陽也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為惡者失之薄社北墉使陰明也者即喪國社也殷始都薄故呼其社為薄社也周立殷社為戒而屋之塞其三面唯開北墉示絕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社

所以神地之道也者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之道故也發此句為下張本也地載萬物者釋地所得神之由也地之為德以載萬物為用故也天垂象者欲明地之貴故引天為對也地有其物天上皆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取財於地者地須產財並在地出為人所取也取法於天者人知四時早晚皆放日月星辰以為耕作之候是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者所取法者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所取財者故親而祭之一切親地而共祭社是也故教民美報焉者此結祀社也地既為民所親故與庶民祭之以教民美報故也家主中雷者中雷謂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在於中雷而國主社者謂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示本也者以土神生財以養官之與民故皆主祭土神示其生養之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者社事祭社事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為國之本故若祭社則合里之家並盡出故云單出里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

唯為社田國人畢作者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既人人
為社福故若祭社先為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得
住家也唯社丘乘共築盛者嚮說祭社用牲此明祭社
用築也丘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
為丘四丘為乘唯祭社而使丘乘共其築盛也築稷也
稷曰明築在器曰盛庾蔚云築盛所須者少故丘乘共
之也皇氏云若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
下無藉田若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也所以
報本反始也者結美報也皇氏云國人畢作是報本而
丘乘共築盛是反始言築盛是社所生故云反始也熊
氏云祭社稷之神為報本祭所配之人為反始未知孰
是故兩存焉注正義曰知為羣姓所立者祭法文但社
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為五土總神
稷為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
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為此說者案郊特牲云社
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

于社之謂殺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為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為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袞冕祭社稷絺冕又祭天地唯天子令庶民祭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為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詔誥用牲于郊牛二明

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為鄭學者通之云是后
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
地祇之別尊卑不甚縣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
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
二十九年左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不云祀
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為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
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
故得云祀以為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
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
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為后土
鄭記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為鄭學者通
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
言之句龍為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
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實
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

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為地祇也其社稷制度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為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之等是也上皆以黃土也其天子諸侯皆有二社者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是各有二社又各有勝國之社故此云喪國之社屋之是天子有之也案春秋亳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是魯有之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是宋有之也此是天子諸侯二社之義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為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為立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穀梁傳云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間于兩社為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

西有國社廟庭執政之處故云間於兩社也其卿大夫以下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者皆以土地所宜之木則論語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故大司徒云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其天子大社之等案尚書無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其天子諸侯大夫等皆有稷也故注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也田主尚然故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其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是有稷也但亡國之社稷故略之用刑官為尸則其祭餘社為尸不用刑官也其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

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是三也其社主用石故鄭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案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營並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玉無文不可強言今禮用兩圭有卽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為社古左氏說共工為后土后土為社許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元駿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異義稷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為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駿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

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南山云昉昉原隰下之黍稷或云原隰生百穀黍為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為難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者案周禮都鄙公卿大夫采地公卿大夫祭社其里之人皆往就祭此據采地言之故云往祭社於都鄙必知據采地者以經云唯社丘乘丘乘是采地井田之制故舉采地言焉其公邑之民所屬鄩鄙縣遂有祭社之事則亦往鄩鄙中助之其六鄉之內族祭酺黨祭祭雖滿百家以上不祭社也唯其州祭社其所屬閭民祭社祭祭酺之時亦皆往也但此文主於社故特言社耳云人則盡行非徒羨也者案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則家一人之外皆為羨也此云人則盡行非徒羨似羨外更有人者若六鄉劑致民一人為正卒又一人為羨卒其餘為餘夫則據都鄙及六遂之外羨卒外有餘夫故云非徒羨

也云丘十六井也
以下皆司馬法文

季春出火為焚也注謂焚菜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
月火始出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
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注簡歷謂
算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
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
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
出火乃後誓社記者誤也社或為省音義

卒祖忽反算
思管反省思

淺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注流猶行

也行行田也鹽讀為艷行田示之以禽使歆艷之觀其

用命不也謂禽為利者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音義

鹽依注音艷行行上如字下及
下行田皆下孟反歆許金反 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注

失伍而獲猶為犯命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疏

正義曰此

一節論仲春祭社之前田獵取禽以祭社獲福之事季
春出火為焚也者祭社既用仲春此出火為焚當在仲
春之月今云季春者記者以季春之時民始出火記者
錯誤遂以為天子諸侯用焚亦在季春故誤為季春當
為仲春也為焚者謂焚燒除治宿草然後簡其車賦者
謂既焚之後簡選車馬及兵賦器械之屬而歷其卒伍

者謂歷其百人卒五人之伍而君親誓社者謂君親自誓此士衆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所得之禽獸因以祭社故云親誓社左之右之坐之起之者謂戒勅之以習軍旅之事或左或右或坐或起以觀其習變也者謂君親自觀於習武變動之事而流示之禽者流行也謂教陳訖而行田禮謂驅禽於陳前而示士卒也而鹽諸利者鹽者艷也諸於也利則禽也所以驅禽示之而歆艷之以小禽之利以觀其不犯命也者於此之時觀其士卒犯命與不犯軍命者求服其志不貪其得者所以觀其犯命與否者求欲服其士卒之志使進退依禮不欲貪其犯命苟得於禽言失伍得禽猶為犯命不免罰也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者以其所為得禮戰則克勝祭則受福注正義曰出火以火出者案春秋火出為夏三月此出火者謂出陶冶之火故左氏昭六年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用火故晉士文伯譏之若田獵之火則昆蟲蟄後得火田以至仲春也簡歷謂算具陳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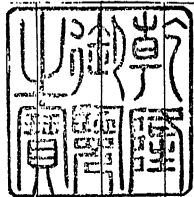
者經云左之右之軍或須左或須右坐之起之謂須坐
須起崔氏云謂士卒至前列而坐將行而起崔氏所言
是仲冬大閱之禮未知春時亦然與否云言祭社則此
是仲春之禮也者此經無祭社之文禮連前經祭社之
事故云此是仲春之禮云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者周
禮大司馬職文引之者證仲春火弊而田止云至季春
出火而民乃用火者案司燿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故
民乃用火云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記者誤也者謂作
記之人見季春民之出火謂為焚菜祭社故稱季春鹽
艷聲相近歆艷是愛欲之言故讀從艷也云大獸公之
小禽私之二
者大司馬文

天子適四方先柴注所到必先燔柴有事於上帝也書

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音義

燔音煩守手疏正
又反岱音代義

曰此一節明天子巡守祭天之禮天子適四方先柴者謂巡守至方嶽先燔柴以告天是尊天故也注正義曰引虞書舜典文案鄭注尚書以為別有舜典之篇將此為堯典與古文異也此祭上帝謂祭當方帝皇氏云謂祭感生帝義非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五

禮記注疏卷二十五考證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疏案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園

丘園丘即郊鄭氏以為天有六天丘郊各異○臣召

南按孔疏亦似心疑於鄭說者但曲為回護不如賈

氏大宗伯疏云一天而已似無六天之義為直截明

快也

又疏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八字舊本訛六今據下

文改正臣召南按祭天一歲有九曲禮天子祭天地

疏言之已詳故此文稍略楊復曰疏言周禮一歲九祭天孫奭亦言歲有九祭但疏謂郊祭感生帝不如孫奭謂正月郊是祈穀於經有明證也上帝即天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夏大雩春祈穀四者俱為祭天不可易矣

又疏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臣召南按此亦曲說孝經祇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頌我將序祇云祀文王於明

堂並不及武王也

又疏社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白虎通曰社者土地之主稷者五穀之長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為社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臣名

南按穀神為稷故與社並重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

社稷注曰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義甚明白此注乃謂稷是原隰之神夫原隰即土也何以異於社神哉

又疏則神州亦用黝牲也其崑崙地祇用黃犢云云
○楊復曰大司樂祭地示注云地示所祭於北郊及
社稷牧人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夫祭地惟有
夏至方澤之禮此外則有社之祭亦祭地也鄭既知
之矣又云地示有二夏至祭崑崙之神於方澤夏至
祭神州之神於北郊何也有崑崙復有神州有方澤
又有北郊析一事以為二事此則惑於緯書而牽合
聖經以文之者也

三獻之介注疏但禮不具耳○但舊本訛俎今改正

諸侯之僭禮也注疏若他國諸侯非二王之後云云○

臣召南

按此經似指魯之僭禮其不明言魯者為本

國諱也白牡魯頌有明文朱干舞大武則子家以譏

昭公矣疏似非

諸侯不敢祖天子注疏文三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

厲王○

臣召南

按宋祖帝乙先代之後自無可疑鄭

祖厲王此即僭禮之實疏謂有大功德云云非也謂

有大功德即可立天子廟此魯人僭祀文王之飾辭也

尊賢不過二代疏

○臣召南

按疏所引左氏說古說也

襄二十五年傳曰封諸陳以備三恪杜注云周得天
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
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杜所說與古說及
鄭不同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疏○楊復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

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者所祭不過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者所祭不過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曰侯社所祭亦祇一國之地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也故以祭社為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臣召南按社與郊對則社是祭地天子園丘方澤之大禮是也經文明言神地之道王肅輩尚謂是祀勾龍宜為孔疏所駁惟社與稷對舉者可云社祀土神而配以勾龍耳

注疏案尚書無逸篇曰大社唯松云云○臣名南按無字衍此尚書逸篇文也見後漢志注

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注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
○顧炎武曰此鄭糾經之違

天子適四方先柴○舊本即接前文祭則受福之下而前文疏盡誤脫於此節下今移正

禮記注疏卷二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注疏卷二十八

六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駿文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舉人臣楊鸞

謄錄監生臣李璜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注疏卷二十六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郊特牲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

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

而日長也音義

正音征下同

疏

正義曰此一節總明郊祭之義迎長日之至也者明郊祭

用夏正建寅之月意以二月建卯春分後日長今正月建寅郊祭天而迎此長日之將至注正義曰此易緯乾

鑿度文必用夏正彼文云方北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索書傳云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即引寅賓出日皆謂春分知此迎長日非春分者此云兆於南郊就陽位若是春分朝日當在東郊故知非也又下云帝牛不吉以為糗牛故知祭天非唯祭日也

大報天而主日也注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為尊音義徧

遍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注日太陽之精也疏正義曰大猶徧也雖

特尊於所出之帝而又徧報天之一切神而天之諸神唯日為尊故此祭者日為諸神之主故云主日也不用所出之帝為主而主日者所出尊不與諸神為賓主也猶如君燕羣臣使膳宰為主人不以君為主也注正義曰天之諸神莫大於日祭諸神之時日居諸神之首故云日為尊也凡祭日月之禮崔氏云一歲有四迎氣之

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是其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其二也此等二祭日之與月各祭於一處日之與月皆為壇而祭所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皆為燔柴也夏正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三也孟冬大蜡之時又祭日月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其四也此二祭并祭日月共在一處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壇則實柴坎則瘞埋也其牲皆用犢故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鄭云小祭祀王立冕所祭是也若所祈禱則用少牢故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及日月等鄭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是也皇氏云以為日月合祭之時用犢分祭之時用少牢其義非也

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觀

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音義

稱尺證反

於郊故謂之郊牲

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注尚赤者周也音義

騂息營反徐呼

營正義曰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掃地而祭陶謂

反疏

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故周禮旋人為簋匏謂

酒爵此等已具解於上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

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

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

於園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

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

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音義

園本又作圓音員凡為如字或于為反非也

疏

正義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

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為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注正義曰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者謂日體以周郊天建子之月而南至云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者以冬至一陽生故云新用事而用辛日云此說非也者謂日以周禮

郊天之月而日至陽氣新用事此等之說非也謂董仲舒劉向而為此說所以非者案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論郊也又此下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是服不同周禮玉路以祀天此下云乘素車是車不同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是牲不同也爾雅曰非人為之丘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圜丘與泰壇別也是知郊與圜丘所祭非一故云此說非也云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者言此經始郊日以至是魯國之禮必知魯禮者以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魯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與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但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

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也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荅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殺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者欲見經文實是魯郊而為周事故云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誤作周也從上說郊是周禮自此以下是魯禮為此周魯雜亂也案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立以為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立以為冬至之迎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為之說又徙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立

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鄭玄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為配園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園丘之名周官園丘不名為禘是禘非園丘之祭也玄既以祭法禘嚳為園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園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玄說園丘祭天禮大者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園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園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園丘之文知郊則園丘園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園丘於郊築泰壇象園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園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園丘知園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

始也對啟蟄及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為天子郊祭之事如聖證論之言王肅所據經傳分明鄭必別為其說者案聖證論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為理乎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于郊服袞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為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鬢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為別冬至之郊特為魯

禮案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案張融謹案郊與圜立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言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三正王與鄭玄同周禮圜立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袞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袞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脫袞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同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為魯禮與鄭玄同融又謂圜丘是祭皇天孟春祈穀於上帝及龍見而雩此五帝之等並是皇天之佐其實天也融又云祀天神率執事而卜日圜丘既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此是張融之說鄭此注云以建子之月郊天用辛日者當齋戒自新如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日也但郊丘大事王鄭不同故略陳二家所據而言之也案聖證論凡異義皆同殺梁之義魯轉卜三正之內一郊則止而崔氏皇氏以為魯冬至郊天夏正又郊凡二郊非鄭義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注受

命謂告之退而卜疏

正義曰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故禮器

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禰宮是也作龜于禰宮者作灼也禰宮禰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尊祖親考之義也考亦禰也尊祖故受之命命宜由尊出也親禰故作龜作龜是事事宜就親近者也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注澤澤宮

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勅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也

音義

可與如字一音預

疏

正義曰澤澤宮也王在於澤宮中於其宮以射擇士故因呼為澤宮也王

卜已吉又至澤宮射以擇賢者為助祭之人故云王立于澤也禮器云舉賢而置之是也然王者獵在圃而主皮射亦在澤故鄭注鄉射記引尚書傳主皮射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又云嚮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親聽誓命者因以澤宮中又使有司誓勅舊章齋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之故禮器云聚衆而誓之是也受教諫之義也者釋前義也告祖作禰是受教義也又立澤聽誓是受諫義也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注王自

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勅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者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

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庫

或為廢音義

還音旋下同重直用反廢九又反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

報示民嚴上也注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

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絜省鑊

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音義

鑊戶郭反疏而還至欲致齋之

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于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大廟而重戒之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者報白也郊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服以聽之小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未郊故未服大裘而冕當且服日視朝之服也示民嚴上也者結早朝著皮弁

朝服以聽祭報之義示教人尊嚴其君上之義也注正義曰以上有百官之文故以百姓為王之親也王親謂之百姓也者皇氏云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云王自此還齋路寢之室者卜法必在祭前十日祭義云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又云七日戒三日齋鄭既云王自此還齋路寢之室則此經戒百官百姓則祭前三日欲致齋之時以誓命重相申勅也周禮至王也者引之者證小宗伯既有告事王皮弁聽之是也

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注謂郊道之民為之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也田燭田首為燭也音

義汜芳劔反本亦作汎埽素報反剗初產反徐又初展反令力呈反

弗命而民聽上注

化王嚴上疏正義曰郊祭之且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也汜埽反道者

祀埽廣埽也反道剗路之土反之令新土在上也郊道
之民家家各當界廣埽新道也鄉為田燭者鄉謂郊內
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嚮郊之早
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喪者不哭以下至此並非王命
而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
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野郊而此云
不命者蜡氏所云有司常事至郊祭之時王不特命故
云不命且作記之人盛美民之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
蜡氏云除不蠲及刑者任
人等此不言者文不備也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

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音義

被皮義反卷本又作袞
同古本反注卷冕同冕

七辰反字
林七辨反

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注天之六數不

過十二音義

戴丁代反本亦作戴
璪音早過古和反

乘素車貴其質也旂

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注設日月畫於旂

上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天垂象聖人則之

郊所以明天道也注明謂則之以示人也注

正義曰當
祭之日王

被袞冕袞冕有日月星辰以象天也首戴袞冕其璪十
二旒法則天數也乘素車者乘殷之朴素之車貴其象
天之質也所建之旂十有二旒畫龍為章而設日月以
象天也者旂有十二旒象天數十二也龍為陽氣變化
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
也者總結上王被袞冕以下之事言天垂日月之象各

有其數故聖人則之郊天象日月所以光明天之道以示於人故事事則之注正義曰此明被袞象天明堂位云日月之章故袞有日月星辰也與周不同故云此魯禮也引周禮以下者證王禮與魯禮不同云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者證魯侯得著袞冕故經云袞也魯公得稱王者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為周郊遂以魯侯而稱王也皇氏云魯用王禮故稱王或亦當然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者此哀七年左氏傳文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又此上文云大路繁纓一就此云乘素車故知殷路也云魯公之郊用殷禮也者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牝周公既用殷之白牡故知用殷禮也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注養牲必養二也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滌牢中所搜

除處也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音義

滌范音迪徐徒嘯反別彼列反所搜

本又作廋所流反處昌慮反下之處同處皆同

疏正義曰郊天既以后稷為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若帝

牛不吉或死傷以為稷牛者為猶用也謂用稷牛而為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牛用之帝牛必在滌三月

稷牛唯具者此覆說上文帝牛不吉而取稷牛之事以帝牛既尊必須在滌三月今帝牛不吉故取稷牛已在

滌三月也其祀稷之牛臨時別取故云稷牛唯具天神既尊故須在滌人鬼稍卑唯具而已是分別天神與人

鬼不同注正義曰案春秋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公羊云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

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何休云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為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吉則

止不郊滌牢中所搜除者搜謂搜埽清除故周禮掌養馬者謂之度人云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者遭時謂帝

牲遭災之時既取稷牲而用之其祀稷之牲臨時選其可者凡帝牲稷牲尋常初時皆卜取其牲繫於牢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變之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注言俱本可

以配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祖配天之義人本於祖

物本於天以本配本故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者此一經釋所以郊祭天之義天為物本祖為王本祭天以祖配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以財言之謂物為本以終言之謂初為始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大義同也皇氏云上文社稷下直云報本反始此文天神尊故加大字義或然也

天子大蜡八注所祭有八神也音義

蜡八任詐反蜡祭有八神先嗇一司

書二農三邇表嘏四貓虎

伊耆氏始為蜡注伊耆氏古

天子號也音義

者巨夷反或云即帝堯是也

蜡也者索也注謂求索

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注歲十二月周之

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

者神使為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蜡之祭也主

先嗇而祭司嗇也注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祭

百種以報嗇也注嗇所樹藝之功使盡饗之音義

種之勇反

下之種也同 䟽

正義曰此一節論蜡祭之事各依文解之大蜡八者即鄭注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邇表

暇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為主蜡云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為大天子既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嗇古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也云諸侯亦有蜡者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是諸侯有蜡也案周禮大司樂云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云有象在天所謂日月此神不數象物及日月者先嗇司嗇並是人神有益於人水庸之屬在地益其稼穡故索而祭之急其近者故也天神象物去人縣遠雖祭不為八神之數祭百種以報嗇也者此一經為下饗農及郵表啜起文百種則農及郵表啜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焉注正義曰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蕡桴而土鼓俱稱土鼓則伊耆氏神農也以其初為田事故為蜡祭以報天也下云主先嗇神農既始為蜡豈自祭其身以為先嗇乎皇氏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其子孫為天子者始為蜡祭祭其先祖造

田者故有先嗇也知歲十二月是周十二月者下云既蜡而收民息已收謂收歛則詩所謂十月納禾稼又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足知蜡周建亥之月三代皆然此經文據周故為十二月皇氏以為三代各以十二月為蜡其義非也已具於月令疏云饗者祭其神也者解經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萬物非所饗但饗其萬物之神所以饗其神者萬物所以能功加於民者神使為之故為祭之以報焉云造者配之也者賀瑒云謂造此蜡祭配此八神而祭若神農者若是不定之辭以神農比擬故云若司嗇后稷無所疑故不言若直云后稷是也經言主先嗇而祭司嗇者以先嗇為主司嗇從祭種曰稼斂曰嗇不云稼而云嗇者取其成功收斂受嗇而祭也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注農田畷也郵

表畷謂田畷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詩云為下

國啜郵禽獸服不氏所教擾猛獸也音義

郵本亦作尤有周反字或

作卸啜丁劣反又丁衛反啜音俊督約因妙反擾而沼反馴也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

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注迎其神也音義

貓字又作貓音苗為于偽反下同

祭坊與水庸事也

注水庸溝也音義

坊音房後注同

疏

正義曰此一經總明祭百穀之事農謂古之田畷有

功於民郵表啜者是田啜於井間所舍之處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啜者謂井畔相連啜於此田畔相連啜之所造此郵舍田畷處馬禽獸者即下文云貓虎之屬言禽獸者貓虎之外但有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下特云貓虎舉其除害甚者仁之至義之盡也者不忘恩而報之是仁有功必報之是義也蜡祭有仁義之至盡

也祭坊與水庸事也者是營為所須之事故云事也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鄗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故祭此坊與水庸之神注正義曰所引詩者齊魯韓詩也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政為下國諸侯在暇民之處所使不離散令毛詩作暇旒在高頌長發之篇云禽獸服不氏所教擾猛獸也者若非猛獸不能殺害於物以助天故也迎其神也者恐迎貓虎之身故云迎其神而祭之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注此蜡

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

寒死螟螽之屬為害者也音義

壑入各反祝之六反又之反坑若衡反螟莫

經反螽音疏正義曰此一節皆蜡祭之祝辭土即坊也終又作蠖疏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宅則得不崩水歸

其壑者水即水庸壑坑坎也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蟲
母作者昆蟲螟螽之屬也得陰而死得陽而生故曰昆
蟲母作謂不為災草木歸其澤者草苔稗木榛梗之屬
也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蜡祭
乃是報功故亦因祈禱有此辭也一云祝辭言此神由
有此功故今得報非祈禱也注正義曰蜡有八神恐祭
處各別故言則祭同處可知也陳辭有水土昆蟲草木
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而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
也據此祭草木有辭則草木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
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舉一物故不數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

祭仁之至義之盡也注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

裳皆素音義榛杖側巾反以榛木為杖也殺所界疏正義

反徐所例反注及下德之殺並同

曰素服送終是仁恩也故云仁之至葛帶榛杖示陰氣喪殺斷割其理是義也故云義之盡也注正義曰送終喪殺所謂老物者案周禮籥章云國祭蜡則獻幽頌擊土鼓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素服衣裳皆素者謂白素衣積素裳經直云

黃衣黃冠而

祭息田夫也注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

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音義

臘力合反疏注正義曰

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對文蜡臘有別總其祭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是也云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者即經文息田夫是也勞農王制文

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

色季秋而草木黃落疏

正義曰此解上息田夫用黃衣黃冠之意田夫則野夫也野夫

著黃冠黃冠是季秋之後草色之服故息田夫而服之也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

野服也注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

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忝其笠伊糾皆言野人

之服也音義

笠音立使使上音史下及下使者皆色吏反撮七活反又七括反餉始尚反糾居黝

反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

者亡其國注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音義

好呼報反下好
女可好皆同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注華果菘

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菘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

音義

蘇力果反蓄丑六反
又許六反蘊於粉反

疏

正義曰此一節因上蜡祭
廣釋歲終蜡時之事天子

掌鳥獸之官謂大羅也謂為大羅者鄭云能以羅捕鳥
獸者也周禮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鄭司農云襦
細密之羅也解者云順秋冬殺物故羅氏用細密之羅
網以捕禽鳥矣然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
獸故也諸侯貢屬焉者大羅氏既以羅為名能張羅得
鳥獸故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於王者皆入屬大羅氏
也草笠而至者草笠以草為笠也此諸侯所使貢獻鳥
獸之使者著草笠而至王庭也尊野服也者草笠是野
人之服今歲終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
服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者詔亦告也客謂貢鳥

獸之使者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及女子致與使者而宣天子之詔於使者令使者反還其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者此宣詔所告之言也令使者還其國以如此告汝君曰不得好田獵及女色使國亡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而王所以獲者也故與之鹿女明以此為戒也一云豈每國輒與女鹿邪正當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者瓜今之瓜華果蓏也言天子唯樹瓜與果蓏所以唯樹植此瓜華者是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不務蓄藏與民爭利令使者歸告其君亦當如此不得蓄藏與民爭利注正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小雅都人士篇也毛詩箋云臺夫須都人以臺夫須為笠緇布為冠云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者此周頌良耜之篇也引此二詩者證笠是野人所著之服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者天子可蓄聚斂藏

之物既不種殖戒諸侯
不可蓄藏蘊積財利也

八蜡以記四方注四方有祭也四方年不順成八蜡

不通以謹民財也注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者使民

謹於用財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

畷四也貉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順成之

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注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為

酒為醴烝界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音義

移以鼓反注同

羨才箭反又辭見反烝之承反
界必利反妣必履反與音餘

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

蜡君子不興功注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黃

衣黃冠而祭為臘必矣音義

既蜡而收絕句積聚並如字徐上音茲賜反下才樹

反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有異兼記臘祭宗廟息民之事各依文解之八蜡以記

四方者言蜡祭八神因以明記四方之國記其有豐稔有凶荒之異也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者謂四方之內年穀不得和順成熟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謹慎民財欲使不熟之方萬民謹慎財物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者謂四方之內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歆羨也皇氏以此一節皆據諸侯之國而為蜡祭以記其功當國不成則不為蜡成則為蜡義亦通也注正義曰鄭數八神約上文也王肅分貓虎為二無昆蟲鄭數昆蟲合貓虎者昆蟲不為物害亦是

其功貓虎俱是除田中之害不得分為二不言與故合為一也所引詩者周頌豐年之篇烝進也畀與也言豐年多黍多稻故為酒醴進與祖妣謂烝嘗於廟之祭也息民與蜡異者上文雖云黃衣黃冠而祭不云臘之與蜡似為一此文云既蜡而收民息已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為臘與蜡異也前黃衣黃冠在蜡祭之下故知是臘也是以云為臘必矣故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唯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經云既蜡不興功者謂不興農功若其土功則左氏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土功建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注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

麋鷄茆菹麇鷄饋食之豆有葵菹羸醢豚拍魚醢其餘

則有雜錯云也音義

菹爭居反醢音海麇音眉鷄字又作鷄乃兮反字林作脛人兮反茆

音卯又力首反麇九倫反羸力戈反拍音博

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

常藪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

也注言禮以異為敬音義

藪即見反又作薦同或作薦非

先王之薦可

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

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

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

樂之義也注武萬舞也音義

者市志反路本亦作輅音同樂皇音洛下同徐五孝

反便婢面反徐比絹反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

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

蒲越橐鞞之尚明之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

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

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

是而后宜注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

也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橐鞞藉神

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琢當為篆字之誤也幾謂漆飾

沂鄂也音義

莞音官徐音丸簞六點反越音活注同豪又作藁古老反鞞簡八反徐古八反和胡

卧反琢依注為大轉反雕多調反又作彫幾巨依反注同乘時證反撲普角反烜音毀鑑古暫反藉字夜反沂魚斤反鄂五各反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注牲陽也庶

物陰也音義奇居宜反 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

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注黃目黃藥也周所造於諸侯為上也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醢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

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也音義

醢呼兮反本又作醢同斷丁亂

反 䟽

正義曰此一節總明祭祀籩豆酒醴菹葷尊彝醢醢鸞刀之屬明其尚質所用之宜自恒豆之菹至

之道也徧明諸侯祭祀之禮恒豆之菹者謂朝事恒常所薦之豆所盛之菹是水草和羹之氣若昌本菹菹是也其所盛之醢陸地所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者謂祭末醢尸之後其菹陸地產生之物而為之若葵菹豚拍之屬是也其醢水物也者加豆所盛之醢用水中之物若羸醢魚醢是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者其籩豆所薦之物或水或土所生品類也前文唯云豆此連言籩者籩是配豆之物所盛亦有水土所生也而周禮籩人云天子朝事之籩其實有麩黃白黑則上所生也鮑魚則水物也但籩之所盛陸產甚多也不敢用常藝味而貴多品者言所薦之物不敢用常藝美味貴其多有品類言物多而味不美也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

之道也者解所以物多不美之意所以交接神明之義取恭敬質素非如人事飲食美味之道也先王至義也者此以下總明祭祀之物不可同於尋常安樂之義而不可嗜者祭祀薦羞質而無味不可飲嗜而不可好也者袞冕路車尊嚴不可尋常乘服以為榮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者武是萬舞大武也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常為娛樂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者言宗廟尊嚴肅敬不可寢處其中以自安也而不可便其利也者宗廟之器共事神明之道不可迴便以為私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是總結上文酒醴至后宜者此明祭祀所用之物不尚繁華皆取尚質貴本玄酒明水之尚者玄酒謂水也明水謂取於月中水也陳列酒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之上玄酒在三酒之上是玄酒明水之尚謂尊尚其古故設尊在前也疏布之尚者罍人云疏布罍入尊禮器云犧尊疏布罍是也蒲越橐鞞之尚者凡常而居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橐鞞之上

也明之也者釋所以祭天用蒲越橐鞬之意是神明矣此祭天不敢用褻美味故用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者雕謂刻鏤幾謂沂鄂言尋常車以丹漆雕飾之以為沂鄂而祭天以素車之乘者尊其樸素貴其質而已矣者此一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言祭祀之時不重華飾唯質素而已故用玄水疏布橐鞬之屬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者解所以諸事貴質者以其交接神明不可同於尋常身所安褻之甚極者也若其安褻之不甚者亦得同之如是而后宜者言尚質尚儉如是而后得交神明之義也黃目者黃彝也以黃金鏤其外以為目因取名也因將貯鬱鬯酒故云鬱氣也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故鄭注司尊彝云黃目以黃金為目是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解用黃目之義也黃是中方色目是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者又解必用中及清明義也言酒清明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

於祭事必斟酌盡於中也。目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行祭必外盡清明潔淨也。祭天至斷也者，此所論亦尚質及貴。天產及聲和之義，貴天產也者，餘物皆人功和合為之。鹽則天產自然，故云貴天產也。言煎者，煎此自然之鹽鍊治之也。言煎鹽之尚者，皇氏云：設之於醢醢之上，故云尚。熊氏云：煎鹽祭天所用，故云尚。義俱通也。貴其義也者，言割刀之用必用鸞刀，貴其聲和之義。聲和而后斷也者，必用鸞刀，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后斷，割其肉也。注正義曰：知此謂諸侯者，以其與周禮天子豆物不同，故知是諸侯也。案醢人加豆謂尸食訖，醢尸所加之豆，則此恒豆者，謂朝事及饋食俱為恒豆也。諸侯道悉用水物醢，悉用陸產與天子不同，故引天子朝事之豆以下不同之事，以明之。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廉、鷓、茆、茆、鷓、與此經同。其菁、茆、鹿、鷓、其菁、茆、非水物，與此經異也。天子饋食之豆有葵、茆、羸、醢、豚、拍、魚、醢、與諸侯加豆不同。其天子加豆有芹、茆、兔、醢、深、蒲、醢。

醢 箔 蕘 鴈 醢 筍 菹 魚 醢 芹 菹 與 深 蒲 及 箔 菹 等 非 陸 產
也 鹿 與 醢 醢 非 水 物 也 與 此 經 異 也 又 天 子 饋 食 有 蜃
蚘 醢 蜃 為 水 物 亦 與 此 經 不 同 故 鄭 總 云 其 餘 則 有 雜
錯 是 天 子 與 諸 侯 異 也 尚 質 者 則 大 羹 不 和 大 圭 不 琢
素 車 之 乘 是 也 貴 本 者 則 玄 酒 明 水 之 尚 及 疏 布 之 尚
是 也 云 明 水 司 烜 以 陰 鑑 所 取 於 月 之 水 也 者 周 禮 秋
官 司 烜 氏 文 也 云 蒲 越 豪 蘇 藉 神 席 也 者 今 禮 及 隋 禮
豪 蘇 為 祭 天 席 蒲 越 為 配 帝 席 俱 藉 神 也 云 幾 謂 漆 飾
沂 鄂 也 者 幾 與 畿 字 相 涉 畿 是 畿 限 之 所 故 以 畿 為 沂
鄂 也 牲 陽 也 者 案 宗 伯 云 以 天 產 作 陽 德 注 云 天 產 者
動 物 謂 六 牲 之 屬 也 動 物 故 為 陽 也 庶 物 陰 也 者 庶 物
雖 出 於 牲 體 雜 以 植 物 相 和 非 復 牲 之 全 體 故 為 陰 也
然 聘 禮 陳 醢 醢 醢 在 碑 東 醢 在 碑 西 鄭 云 醢 穀 陽 也 醢
肉 陰 也 與 此 不 同 者 醢 是 穀 物 所 為 其 體 清 輕 故 為 陽
也 醢 是 肉 物 所 為 肉 有 形 質 故 為 陰 也 文 各 有 所 對 故
不 同 也 黃 目 黃 彝 也 者 案 明 堂 位 云 夏 后 氏 以 雞 彝 殷

以筓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雜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云於諸侯為上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注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也

音義

冠義古亂反下文注始冠冠而傲之而冠冠於昨冠而字之冠禮士禮冠皆同

大古冠布

齊則緇之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注大古無飾非

時人緇也雜記曰夫白緇布之冠不緇大白即太古白

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唐虞以上

曰太古也音義

齊側皆反緇耳佳反上時掌反後以上皆同

冠而傲之可也

注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

冠質以為喪冠也音義

殿本亦作弊婢世反徐又房列反棄也復扶又反

適子

冠於阼以著代也注東序少北近主位也音義

適丁歷反近附

近之

醮於客位加有成也注每加而有成人之道也成

人則益尊醮於客位尊之也音義

醮子妙反

三加彌尊喻其

志也注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則志益大

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注重以未成人之時呼之委貌

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注常所服以

行道之冠也或謂委貌為玄冠也音義

母追上音牟下多雷反

周

弁殷鬲夏收注齊所服而祭也音義

尋況甫反字林作緇火于反

三

王共皮弁素積注所不易於先代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注言年五十乃爵為大夫也其有昏禮或改取也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注言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之亦五十乃爵命也至其衰末未成人者多見

纂弑乃更即位則爵命之以正君臣而有諸侯之冠禮

音義

纂初患反弑音試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注儲君副主猶云士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音

義

行下益反
下德行同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注賢者子孫恒能

法其先父德行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注言德益厚官益

尊也死而諡令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注古謂殷以前

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諡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

之猶不諡耳今記時死則諡之非禮也禮之所尊尊其

義也注言禮所以尊尊其有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

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

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注言政之要盡於禮之義疏

正義

曰此一節總明尊卑加冠因明官爵及禮義之意各依文解之冠義者一節總論初冠之義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故云冠義如下篇有燕義昏義與此同皇氏云冠義祇明用緇布重古之義其說非也始冠緇布之冠也者謂人之加冠必三加初始所加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者此釋有緇布冠之由大古之時其冠唯用白布常所冠也若其齊戒則染之為緇今始冠重古先冠之也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者以緇布之冠古禮不合有緇而後世加緇故記者云其今世加緇非禮故引孔子之言云我未之聞也言未聞緇布冠有緇之事冠而敝之可也者言緇布之冠初加暫用冠之罷冠則敝棄之可也以其古之齊冠後世不復用也言三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是益尊至三加爵弁是彌尊所以尊者曉喻其冠者之志意令其

志意益大初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
行三王之德後加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是志益大也
委貌至素積者此下三代恒所服行道之冠然三代乃
俱用緇布而其形自殊周為委貌之形殷則為章甫之
形夏則為毋追之形故云委貌周道也鄭注士冠禮委
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
毋發聲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周弁殷毋夏
收者鄭注冠禮記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
大尋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
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三王共皮弁素積者以其質
素故三王同服無所改易也無大至之有者前所明悉
士禮故無大夫冠禮也所以然者二十而冠五十爵為
大夫故無大夫冠禮也然四十強而仕亦應無士冠禮
而云士有冠禮者士是有識之目故立禮悉用士為正
所以王等並依士禮冠子也若試為大夫者亦用士禮
故鄭注冠禮記云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

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而有其昏禮者言有大夫昏禮也然禮三十而昏五十乃為大夫亦應無大夫昏禮而云有者是改取也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者記者覆解無大夫冠禮所由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者此釋夏末以來有諸侯冠禮之意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者此明所以無大夫冠義也言官爵之授隨德隆殺也大夫以上雖以德授爵猶無冠禮兼明士又德薄而無爵也死而至無諡者此一經明士禮此是士冠禮記之文也以士為主故此論士死而加諡是為記之時加諡故云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者古謂殷以前士生時無爵謂爵不及也死時無諡謂不制諡也禮之至下也者此經所論因上論冠義下論昏義故記人因上起下於中說重禮之義也禮之所尊尊其美也者言禮之所以可尊者尊其有義理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者若不解禮之義理是失其義惟知布列籩豆是陳其數其事輕故云祝史之事也故其數

可陳其義難知也者謂籩豆事物之數可布陳以其淺易故也其禮之義理難以委知以其深遠故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者言聖人能知其義理而恭敬守之是天子所以治天下也注正義曰鄭云此者解經始冠之義始冠者謂三加之時以緇布冠為始故云先加緇布冠先加即始也大古無飾緇布冠無緇也云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緇者孔子云吾未之聞是非駁時人加緇也引雜記文者證緇布冠無緇而玉藻云緇布冠緇緇則緇布冠有緇者皇氏云此經所論謂大夫士故緇布冠無緇諸侯則位尊盡飾故有緇也云大白即太古白布冠今喪冠也禮運云後世有絲麻雖絲麻同出尚質故用白布也云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者謂祭前齊時著緇布冠正祭則著祭服有虞氏皇而祭是也云唐虞以上曰太古也者以下云三王共皮弁素積三王之前云大古故云唐虞以上曰大古與易之大古別也唐虞既用之為齊冠三代改唐虞之

制齊冠不復用之以委貌章甫牟追三代去緇布冠其
唐虞白布冠三代用之為喪冠緇布冠既棄而不用所
以詩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注云緇撮緇布冠者彼謂儉
且質故著古冠耳案士冠禮冠者在主人之少北是近
主位也其庶子則冠於房戶外南面醮於客位者謂戶
牖之間南面此謂適子也若夏殷醮用酒每一加則一
醮於客位周則用醴三加畢乃一醮於客位其庶子則
皆醮於房戶外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者此皆約
士冠禮文案士冠禮三加者謂冠時三徧加冠也至冠
日賓至而主人設冠身之席于阼階上近主人之北又
設筭纒拂具于席南冠身立于東房賓揖冠身出就位
佐冠為冠身梳頭著纒畢賓洗手為正髻正髻畢往西
階至第一等受取緇布冠還至冠席前跪為冠身著冠
畢冠身起入東房著玄端玄裳士子皆隨其父朝夕之
服朝用玄衣素裳夕用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
雜裳前黃後玄若大夫以上至天子當同上士玄裳也

畢又揖冠身出就位就位畢賓又下西階至第二等受皮弁冠還為冠身著冠然後又著爵弁其儀皆如緇布冠也重以未成人之時呼之者賀氏云重難也難未成人之時呼其名故以字代之案冠禮冠身既冠見母畢立于西階東南面賓東面字之曰伯某甫是也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者行道謂養老燕飲燕居之服若視朝行道則皮弁也此云委貌而儀禮記稱玄冠故云或謂委貌為玄冠也齊所服而祭也者言齊及祭時所服也若三命以下齊祭同冠四命以上齊祭則異冠委貌一條論三如始加之冠周弁一條論第三所加之冠皮弁一條論第二所加之冠在後言皮弁者以其三王共同故在後言之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之知用士禮者以儀禮冠禮是士之正禮於冠禮之末云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者明夏初以前諸侯未有冠禮與士冠同其夏末以來諸侯有冠禮與士禮異故大戴禮有公冠篇如玄冕為四加也皇氏云諸侯亦三加

與大戴禮違其義非也此經直明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與士異也然則天子冠禮其來已久但無文以言之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鄭注云始冠之冠也是天子別有冠禮儲君至貴也者此文繫冠禮之下皇氏云天子元子唯冠同於士其餘則與士不同也故喪服諸侯之兄弟得行大夫之禮也周制爵及命士者案典命云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士既有命命即爵也故知爵及命士猶不諡者檀弓云士之有諱自此始也既從縣貴父士國為始明以前無諱也無諱即無諡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注目禮之義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注同姓或取多相襲也

音義

取音娶本又作娶遠皇于萬反別兵列反下及注皆同

幣必誠辭無不腆注

誠信也腴猶善也音義

腴天典反

告之以直信注直猶正也

此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信事人也信婦德也注事

猶立也音義

信事側吏反人如字注同

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

不嫁注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男子親迎

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注先謂倡道也音義

迎魚敬反先悉見反下及注同倡昌亮反道音導

執摯以

相見敬章別也注言不敢相褻也摯所奠鴈也音義

音贊

至本亦作摯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

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注言人倫有別則氣性醇

也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注言聚麀之亂類也音義

麀音

憂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注言已親之

所以使之親已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注先

王若太王文王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

義由此始也注先者車居前也音義

出乎大門而先如字絕句又悉遍反

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注從謂順

其教令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夫之言

丈夫也夫或為傅音義

知音智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

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注玄冕祭服

也陰陽謂夫婦也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

夫之爵坐以夫之齒注爵謂夫命為大夫則妻為命婦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注此謂大古之禮器也三王作牢

用陶匏注言大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大

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餽餘

私之也注私之猶言恩也音義

盥音管饋其位反一本無婦盥饋三字餽音俊

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注明當為家事之主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注幽深也

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陽散之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注序猶代也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聖人重昏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天地合而後萬物與焉者言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合配則萬物生焉若夫婦合配則子胤生焉此與下昏禮為目故鄭云目禮之義也皇氏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以下結上爵德之事其義非也所以附遠厚別也者取異地者所以依附相疏遠之道厚重分別之義不欲相褻故不取同姓也幣必誠者誠謂誠信幣帛必須誠信使可裁制勿令虛濫辭無不腆者腆善也謂賓之傳辭無自謙退云幣不善不詐飾也告之以直信者所以幣必信辭必直欲告戒婦人

以正直誠信也信事人也者事立也言婦人立身之道
非信不立信婦德也者言貞信是婦人之德執摯以相
見敬章別也者摯鴈也章明也壻親迎入門而先奠鴈
然後乃與婦相見是先行敬以明夫婦禮有分別不妄
交親壻親至之也者案昏禮婦降自西階壻親御婦車
授綏是壻親御授綏也親之也者謂壻御婦車授綏欲
親愛於婦也故云親之也言壻所以親其婦者欲令婦
之親已也故云親之也者親之也玄冕齊戒廣陳敬事
也玄冕謂助祭服五冕通玄故合為玄冕也今用助祭
之服以親迎也齊戒者齊戒自整勅也鬼神陰陽也者
陰陽謂夫婦也著祭服而齊戒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
如事鬼神故云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
而可以不致敬乎者釋所為者重故宜用敬所以冕而
親迎也妻為內主故有國者是為社稷內主也始此嗣
廣後世故云先祖後也明如此之重可以不致敬乎言
宜敬也器用陶匏尚禮然也者共牢之時俎以外其器

但用陶匏而已此乃貴尚古之禮自然也陶是無飾之物匏非人功所為皆是天質而自然也厥其也其明謂共牢之明日也舅姑卒食謂明日婦見舅姑訖婦乃盥饋特豚舅姑食特豚之禮竟也食餘曰餽婦餽餘謂舅姑食竟以餘食與之也而禮本亦有云厥明婦盥饋者也私之也者解婦餽餘義也私猶思也所以食竟以餘食賜婦者此示舅姑相思私之義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者謂適婦也婦見餽餘之禮畢舅姑從賓階而下婦從主階而降是示授室與婦之義也案昏禮既昏之後夙興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筭棗栗奠于舅席又執服修奠于姑席訖贊者醴婦席于戶牖間贊者酌醴以醴婦薦脯醢婦受醴畢取脯醢降出授人于門外舅姑入于室共席于奧婦盥饋特豚無魚腊無稷卒食一酌席于北牖下婦徹設於席前婦即席餽姑之餘卒食姑酌之此士禮也其大夫以上牲牢則異也昏禮所以不用

樂者幽深也欲使其婦深思陰靜之義以脩婦道樂陽氣也者陽是動散若其用樂則令婦人志意動散故不用樂也注正義曰二者謂辭也幣也辭不詐飾是正也幣不濫惡是信也故昏禮記云辭無不腆皮帛必可制鄭注云賓不稱幣不善此二者正也信也下唯云信事人信婦德不云正者正是信之小別信則兼之玄冕祭服者案昏禮士昏用上服以爵弁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玄故總稱玄冕也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注尚謂先薦

之爛或為脂音義

脂直軌反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

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

也注滌蕩猶搖動也音義

滌音狄徐又同弔反如字徐息暫反

周人尚

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炷蕭合羶薌注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銅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為馨聲之誤也奠或為薦音義灌用鬯臭絕句庾以鬯字絕句鬱字又作鬱同合鬯絕句炷蕭如悅反下音蕭合如字徐音閭羶依注音馨許經反薌音香贊在旦反銅音刑蒿呼毛反染如琰反羶當失然反

凡祭慎

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此其所以先後異也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注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

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脾膾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
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

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

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音義

祝之六反下及注
並同又之又反脾

音律膾力彫反燎力炒反又力弔反
同爐音盧墮許恚反或許垂反奧高報反
用牲於庭注

謂殺之時升首於室注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尊

首上氣也音義

墉音容

直祭祝于主注謂薦孰時也如特

牲少牢饋食之為也直正也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屬

盡敬心耳索祭祝于禘注索求神也廟門曰禘謂之禘

者以於繹祭名也不知神之所以在於彼乎於此乎注室

與堂與音義

室與堂與並音餘下遠者與同本作室與堂也與則如字讀

或諸遠人

乎祭于禘尚曰求諸遠者與注尚庶幾也音義

遠人徐于萬反

禘之為言倮也注倮猶索也倮或為諒音義

倮音諒所之

為言敬也注為尸有所俎此訓也音義

尸音祈為
尸于偽反

富也

者福也注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也

音義

嘏
雅反

首也者直也注訓所以升首祭也直或為植

也音義

植徒
得反

相饗之也注相謂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

饗此饌也特牲饋食禮曰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

饗音義

相息亮反注及下之相并
注同侑音又妥他果反

嘏長也大也注主人

受祭福曰嘏此訓也音義

長直良反
徐知兩反

尸陳也注尸或詁

為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音義

詁音
古

毛血

告幽全之物也注幽謂血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注純謂中外皆善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注氣主氣之所舍也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注祭黍稷加肺謂緌祭也明水司烜所取於月之水也齊五齊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音義齊才細反注及下說齊并注同緌許恚反取脾膾燔燎升首報陽也注脾膾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明水泂齊貴新也注泂猶清也五齊濁泂之使清謂之泂

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周禮幌氏以浼水漚絲浼齊或為汎齊音義

說齊始銳反字又作浼涕子禮反下同幌莫剛反漚烏豆反汎本又作泛同

凡

浼新之也注新之者敬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

著此水也注著猶成也言主人齊絜此水乃成可得也

音義

齊側皆反篇末文注同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

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注

割解牲體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注謂事祖禰稱

曾孫其謂國家也注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以上稱

曾孫而已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

也注相謂詔侑尸也嘉善也腥肆爛膾祭豈知神之所

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注治肉曰肆膾孰也爛或

為膾音義

肆物歷反注同膾而審反膾直軌反

舉筭角詔安尸古者尸無

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注安安坐

也尸始入舉奠筭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

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

子奠筭諸侯奠角古謂夏時也音義

筭古雅反坐才卧反

縮酌用

茅明酌也注謂涉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藉之以茅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令之醒酒皆新成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酌猶斟也酒已涉則斟之以實尊彝昏禮曰酌玄酒三注于尊凡行酒亦為酌也音義縮所六反注同齊才細反下皆同去起呂反醴音亦共音恭斟章金反藥音夷

注之樹反

醴酒況于清注謂涉醴酒以清酒也醴酒盞齊盞

齊差清和之以清酒涉之而已涉盞齊必和以清酒者

皆久味相得音義

酸側產反盞烏浪反
差初賣反又初佳反

汁獻說于醖酒

注謂沛柜鬯以醖酒也獻讀當為莎齊語聲之誤也柜

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盞齊摩莎沛之出其香汁因謂之

汁莎不以三酒沛柜鬯者柜鬯尊也音義

計之十反獻
依注為莎素

何反下
注同

猶明清與醖酒于舊澤之酒也注猶若也澤讀

為醖舊醖之酒謂昔酒也沛醴齊以明酌沛醖酒以清

酒沛汁獻以醖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

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醖酒以舊醖

之酒沛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沛清酒以舊醑之酒

者為其味厚腊毒也音義

澤依注讀為醑音亦徐詩石反為其于偽反腊毒上音昔

隱義云腊久也久酒有毒

祭有祈焉注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

也有報焉注謂若獲禾報社有由辟焉注由用也辟讀

為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音義

辟依注作弭亡妣反遠于萬反

齊之玄

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注齊三

日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則見之

也疏

正義曰此一節總論祭祀之事各依文解之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者尚謂貴尚其祭祀之時先薦

用氣物也血腥燭祭用氣也者此解用氣之意血謂祭
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內於堂燭謂沈內於
湯次腥亦薦於堂祭義云燭祭腥而退是也今於堂
以血腥燭三者而祭是用氣也以其並未孰故云用氣
也殷人尚聲者帝王革異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
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滌蕩其聲者臭味未成
謂未殺牲也滌蕩猶搖動也殷尚聲故未殺牲而先搖
動樂聲以求神也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者闋止也奏樂
三徧止乃迎牲入殺之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
間也者解所以先奏樂之義言天地之間虛豁亦陽也
言鬼神在天地之間聲是陽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
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周人尚
臭者周禮變於殷故先求陰尚臭也灌用鬯臭者臭謂
鬯氣也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鬱合
鬯者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者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
調鬯也又以擣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

鬯也鄭注鬯人云鬯鬯金香草宜以和鬯盧云言取草芬芳香者與秬黍鬯合釀之成必為鬯也馬氏說鬯草名如鬱金香草合為鬯也庾氏讀句則云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者用鬯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也瓚所以斟鬯也玉氣潔潤灌用玉瓚亦求神之宜也玉氣亦是尚臭也周言用玉則殷不用圭瓚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迎牲也致陰氣也者解所以先灌是先求陰也先致氣於陰故云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者周人後求陽也取蕭草及牲脂膋合黍稷燒之也此謂饋食時也臭陽達於牆屋者謂以蕭合黍稷之臭氣求陽達於牆屋也故既奠然後炷蕭合羶薝者明上炷蕭之時節也既奠謂薦孰時也堂上事尸竟延尸戶內更從此始也於薦孰時祝先酌酒奠於銅羹之南訖尸未入於是又取香蒿染以腸間脂合黍稷燒之於宮中此又求諸陽之義也馨香謂黍稷詔祝於室者謂朝事時也詔

告也祝呪也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於堂戶西南面
坐主在西方東面尸主之前則薦用籩豆也祝乃取牲
脾膋燎於爐炭入告神於室又出墮於主當此時王乃
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今云詔祝於室是
燎於爐炭入告於室也坐尸於堂者既灌鬯之後尸出
堂坐戶西而南面也直祭祀于主者直正也祭以薦孰
為正言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主若儀禮少
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是也索祭祀
于祊者索求也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為求祭祀官行
祭在於祊也祊謂廟門祭于廟門凡祊有二種一是正
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
祭于祊注云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
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上
文云祊之于東方注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
也今此索祭于祊當是正祭日之祊矣知者禮器云為
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鄭又注上

禘之于東方云禘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此經直云
禘不云外又注直云廟門曰禘亦不云外是據正祭日
禘也故下云斫之為言敬也相饗之也嘏大也毛血告
幽全之物是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禘亦正祭日不知神
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者此解正祭在廟之時或設饌
在室或設饌在堂不知神之所在之處為於彼室乎為
於此堂乎故兩處設饌也或謂至者與者此解索祭為
禘之時或諸遠人乎者諸是語辭其神靈或遠離於人
不在廟乎祭于禘尚曰求諸遠者與者尚是庶幾也言
正祭之時祭於廟門禘者庶幾求於遠處者與言於遠
處求神也禘之至陳也者此皆訓祭祀所為之事相饗
之也者相謂詔侑所以立祝詔侑尸者欲尸歆饗此饌
毛血至道也者謂祝初薦血毛於室時也血是告幽之
物毛是告全之物告幽者言牲體肉裏美善告全者牲
體外色完具所以備此告幽全之物者貴其牲之純善
之道也故鄭云純謂中外皆善言中善則血好外善則

毛好也血祭至主也者此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此三者並為氣之宅故祭時先用之是貴於氣之主故也血是氣之所舍故云盛氣也三者非即氣故云氣之主也祭黍稷加肺者謂尸既坐綏祭之時祭黍稷加之以肺言兼肺而祭故云加肺也祭齊加明水者謂於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云祭齊加明水也報陰也者解加肺加明水之意肺是五藏在內水又屬北方皆是陰類又親形魄歸地是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也取脾膾燔燎升首者此謂朝踐時祝取脾燎祭于爐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綏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至薦孰之時祝更取脾膾及蕭與黍稷合燒之是臭陽達於牆屋也報陽也者言脾膾黍稷並是陽氣之物首又是性體亦是陽親之魂氣在天為陽令以陽物祭之故云報陽也明水泂齊貴新也者明水謂以陰鑑取月中之水也泂猶清也謂泂五齊使清故云泂齊所以說明水及泂齊者貴其新潔

之義也凡況新之也者釋況齊之意言所以況此齊者以敬於鬼神故新潔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者此釋明水之意所以謂之清明之水者著成也由主人清潔成就此水乃成可得而用也敬之至也服也者言君所以再拜稽首肉袒者是恭敬之至極恭敬之至極乃是服順於親也此總結上再拜稽首肉袒之文下又各釋拜稽首肉袒之事拜服也者釋再拜之文拜者是服順於親也稽首服之甚也者釋稽首之文拜既是服而稽首頭至於地是服之甚極也肉袒服之盡也者釋肉袒之文言心雖內服外貌不盡今肉袒去飾是服之竭盡也熊氏云祭稱孝孫對祖為言稱孝子對禰為言以其義稱也者義宜也事祖禰宜行孝道是以義而稱孝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者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既有國家之尊不但祭祖禰而已更祭曾祖以上但自曾祖以上唯稱曾孫而已言已是曾重之孫祭祀之相者解為相之法也相謂詔侑也嘉善也庾氏

士賓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儀祭祀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所與讓也腥肆爛膾祭者肆別也膾孰也言祭或進腥體或薦解別或進湯沈或薦煮孰故云腥肆爛膾祭也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者四種之薦豈知神適所饗邪正是主人自盡敬心而求祭之心不一耳筓角爵名也天子曰筓諸侯曰角若依此則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鉶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焉也但云舉筓角恐非周禮耳崔云是周也詔妥尸者詔告也安安也尸始即席舉奠筓角之時既始即席至尊之坐未敢自安而祝當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也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者古夏時也夏立尸唯有飲食之事時乃坐若無事則倚立也由世質故耳尸神象也者尸是神象故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祝將命也者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命也縮酌至酒也此一節記人總釋周禮司尊彝涉

二齊及鬱卷之事縮酌用茅明酌也者縮涉也酌是斟酌謂醴齊既濁涉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也用茅者謂涉醴齊之時而用茅也明酌也者謂事酒之上酒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欲涉醴齊時先用明酌和此醴齊然後用茅涉之不云泛齊者與醴齊同醴酒況于清者醴酒盞齊也況涉也謂涉之以清酒盞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涉之涉謂涉漉也以其差清不用茅其醴齊沈齊涉之與醴酒同鄭注司尊彝云泛從醴醴沈從盞此記不言五齊獨舉醴盞二齊者以司尊彝說時祭惟用二齊三酒與鬱故此言記者釋之天子時祭所用尤多故特言之汁獻況于醴酒者獻謂摩莎況謂涉也桓卷之中既有煮鬱又和以盞齊摩莎涉之出其香汁是汁莎涉之以醴酒也猶明清與醴酒于舊醴之酒也者猶若也明謂明酌清謂清酒醴酒謂盞齊作記之時呼明酌及清酒與醴酒等皆涉於舊醴之酒謂以舊醴昔酒和此明酌清酒等三者而涉之作記之時其事如此古禮

廢亡恐人不知泚醴齊以明酌泚醴酒以清酒泚汁莎
以醴酒之意故記者云泚此醴齊之等猶若今時明清
醴酒泚於舊醴之酒也就其今日所知以曉古者難知
之事祭有祈焉者謂求福祥也有報焉者謂獲福而報
之有由辟焉者由用也辟弭也謂用此祭之以弭止災
兵罪戾之事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者解齊服所以用
玄冠玄衣義也玄陰色鬼神尚幽陰故齊者玄服以表
心思幽陰之理故云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
所祭者解陰思義也三日謂致齊時也所祭者謂親也
為親而祭故云所祭者也鬼神居陰故三日齊思其親
之居處笑語故祭時如見其所祭之親也注正義曰言
先薦者對合亨饋孰為先也此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
人尚臭皆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
也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云先
奏是樂以致其神而後祫焉推此言之虞氏大祭亦先
作樂也故鄭注大司樂引虞書云夏擊鳴球搏拊琴瑟

以詠祖考來格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宗廟九奏之節
此虞氏大祭與周同樂九奏夏殷大祭雖無文或當與
周同熊氏以為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
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熊氏又云凡大
祭並有三始祭天以樂為致神始以煙為歆神始以血
為陳饌始祭地以樂為致神始以埋為歆神始以血為
陳饌始祭宗廟亦以樂為致神始以灌為歆神始以腥
為陳饌始義或然也案禮宗廟之祭先薦血後薦腥而
云宗廟腥為陳饌始於義未安也熊氏又云社稷以下
之祭皆有三始於義非也云天子諸侯之禮也者以儀
禮少牢特牲是大夫士之禮無真鬱灌鬯之事故也云
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禮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
者尸未入之前當饋孰之始饋孰有黍稷此云蕭合黍
稷既奠然後焯蕭故知當饋孰之時也云染以脂合黍
稷燒之者此云蕭合黍稷是蕭與黍稷合馨香也謂朝
脂是蕭與脂合也故知有蕭及脂黍稷合馨香也謂朝

事時者以下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此云詔祝於室當殺牲之初故知當朝事時也云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脾膾燎于爐炭洗肝于鬯鬯而燔之者此等並於堂上而燔燎之故始云入以詔神明以前在堂也云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前者墮謂墮祭也謂分減肝膾以祭主前也云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者制割也謂割其肝而不相離案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盞此云詔祝於室下云用牲於庭故知制祭當此節也云時尸薦以籩豆者即是朝事籩豆也云至薦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奧者約少牢特牲饋食在奧室也云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馬者以在奧東面以南為尊主尊故在南主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延尸於戶外尸南面主席于東面是也鄭之此注雖泰禮記及少牢特牲而言之亦約漢時祭宗廟之禮言也故其事委曲也制祭之後者熊氏云見下文升首在燔燎下故知在制祭後也又知在北

壙下者見下云升首以報陽明是當戶北壙可知此升首非說有虞氏祭以首者故羊人云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則三牲之首皆升也謂薦孰時者以上文云詔祝於室次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下云索祭祝于坊以文次之知此當薦孰之節也廟門曰祊爾雅釋宮文云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者此既正祭日於廟門內求神應總稱云廟而謂之祊者以祊是廟門明日繹祭稱祊雖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同稱之曰祊也為尸有廝俎者案特牲少牢設饌之後尸祭饌訖祝取牢心舌載于廝俎設于饌北尸每食牲體反置于廝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人君嘏辭有富者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是大夫嘏辭也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故詩楚茨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訓所以升首祭也者經云首者直也直正也言首為一體之正云特牲饋食禮曰首證饗尸時節延

尸初入主人拜妥尸尸答拜訖執此銅南之奠祝則設辭以饗之欲尸饗此奠也尸遂祭與啐之下經云嘏長也大也者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尸或詰為主者此經尸為陳諸本尸為主尸是神象當從主主是人所主事陳是器物陳列今訓之為陳故云非也祭黍稷加肺謂綏祭者案特牲禮云祝命綏祭尸左執解右取菹換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是尸綏祭之時有黍稷肺也少牢亦然皇氏以為尸綏祭之時無黍稷至主人綏祭之時乃有黍稷解此祭為主人綏祭也違背儀禮正文其義非也云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者崔氏云五齊尊上加明水之尊五齊重明水亦重故加明水三酒輕玄酒亦輕故云三酒加玄酒也此云玄酒對明水直謂水也若總而言之明水亦名玄酒故禮運云玄酒在室及司烜注云明水以為玄酒是也此經祭齊加明水之文謂總據祭時而用五齊非謂綏祭之時也故鄭云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不云祭

齊也案儀禮綏祭之後亦祭酒必知此祭齊非綏祭者以鄭云三酒加玄酒三酒本非綏祭之用故也與蕭合燒之者凡祭血腥之時已有脾骨燔燎故前文詔祝於室鄭注云取牲脾骨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是也至薦孰之時又取脾骨而燔之故上經云蕭合黍稷故既奠然後燔蕭合馨香故鄭此注云與蕭合燒之謂饋孰時也云亦有黍稷也者非但有蕭與脾骨兼有黍稷故云亦也謂諸侯事五廟也者熊氏云經既稱國家則兼諸侯及大夫今注直云諸侯者注文畧也大夫三廟亦事曾祖而得稱曾孫也其諸侯大夫事祖禰之時亦稱孝子孝孫事曾祖以上雖是內事則同於外稱故下曲禮云諸侯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是也此記不云某侯者畧也上士二廟祖禰各一廟中下士一廟祖禰共廟前經注云謂祖禰據上士也謂泝醴齊以明酌者言泝醴齊之時以明酌和之引周禮醴齊縮酌者證此經縮酌是醴齊也云五齊醴尤濁者

以醴比盎齊醴齊泔齊以次漸清故云尤濁其實泛齊亦濁也云明酌者事酒之上也者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三酒之中事酒尤濁五齊之內醴齊尤濁醴酒清於醴齊清酒又清於事酒故知以事酒泔醴齊也明謂清明故知是事酒之上清明者也云事酒今之醴酒皆新成也者言古之事酒正是漢之醴酒事酒與醴酒皆是新作而成故鄭注周禮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謂為事而新作者醴是和醴醞釀之名即今卒造之酒也引春秋傳者僖四年左傳文證此用茅是縮酒也云酒已泔則斟之以實尊奠者以別器泔之泔訖取之以實尊奠也言奠者通鬱鬯而言也引昏禮曰酌玄酒三注于尊者證實尊稱酌之意云凡行酒亦為酌也者言非但實尊為酌凡以爵行酒亦為酌故儀禮鄉飲酒燕禮實爵與人皆稱為酌也醴酒盎齊者周禮云盎齊泔酌此云醴酒泔于清泔文是同又周禮醴齊之後有盎齊禮運醴後有醴故知醴謂盎齊也云皆久

味相得者盎齊既清作之必久清酒又冬釀接夏而成故云皆久味相得也不以三酒沛秬鬯者既以事酒沛醴齊清酒沛盎齊則沛秬鬯應亦用三酒今沛秬鬯乃用盎齊故曰不以三酒沛秬鬯者秬鬯尊以其尊故用五齊沛之五齊卑故用三酒沛之事相宜也天子諸侯禮廢者謂祭禮廢則今日見存此經所云沛酒皆天子諸侯之事以其禮廢其事難知故舉今事以譬曉之云沛清酒以舊醴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者舊醴之酒謂昔酒作雖久成比清酒為薄故用薄酒沛此清酒為其清酒是冬釀夏成其味厚久腊毒害故以薄酒沛之故國語云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鄭之此注解記時清酒沛於舊醴之酒辟讀為弭者祭既有祈有報除祈報之外唯有攘除凶惡故解為弭災兵遠罪疾取周禮小祝之文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六

禮記注疏卷二十六考證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

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

臣召南

按經

文是言冬至圜丘之祭非寅月祈穀之祭也日至冬

至極短從此漸長是所以迎長日之至也中春未暑

也而暑漸至故曰迎暑中秋未寒也而寒漸至故曰

迎寒四時迎氣亦然鄭必以為郊非圜丘因以春分

解長日此拘泥左傳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之文而誤

者也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云云疏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云云○臣召南按王肅謂是周郊確當之至此經蓋

曰郊何以必用辛日由周始郊時冬至日用辛其後凡遇冬至後辛日則郊天也經文明明言周而鄭謂是魯禮又自生荆棘矣王肅謂圜立即郊義甚簡易故後儒多從之

祀掃反道注刻令新土在上也○土舊本訛任今改正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注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

帝則服大裘而冕○臣召南按鄭所據以為魯禮者

以此文衮象天異於周禮天官司裘春官司服之大
裘下文乘素車又異於春官巾車之玉輅以祀也然
經文明言王被衮是天子禮矣魯侯其可稱王乎禮
文殘缺作記者考據未審猶自可言若疏謂魯公得
稱王者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為周郊遂以魯侯而

稱王也此必無之理也

伊耆氏始為蜡注古天子號也音義或云即帝堯是也

○ 臣召南

按注不質言是何帝陸氏云是帝堯陳澹

從之

饗農及郵表啜注詩云為下國啜郵疏今毛詩作啜旒

○ 臣召南

按今毛詩作綴旒此疏啜字誤也鄭所據

當是齊魯韓之詩耳

八蜡以記四方注四方方有祭也○

臣召南

按鄭引此

文以解大宗伯而誤云祀四方賈疏云祀字誤也又按大宗伯以醜辜祭四方百物與小雅以社以方來方裡祀相合故鄭以蜡解之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臣召南按此及昏義二段

可見古記篇簡淆亂諸儒編集時偶未審定後遂相沿耳陳澔集說引王氏曰冠一段當附冠義昏一段當附昏義

厥明婦盥饋疏而禮本亦有云厥明婦盥饋者也○臣

召南

按此句有脫誤以釋文證之是言別本厥明下
無婦盥饋三字

周人尚臭

句

灌用鬯臭

句

鬱合鬯

句

臭陰達於淵泉

○此注疏句讀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六考證